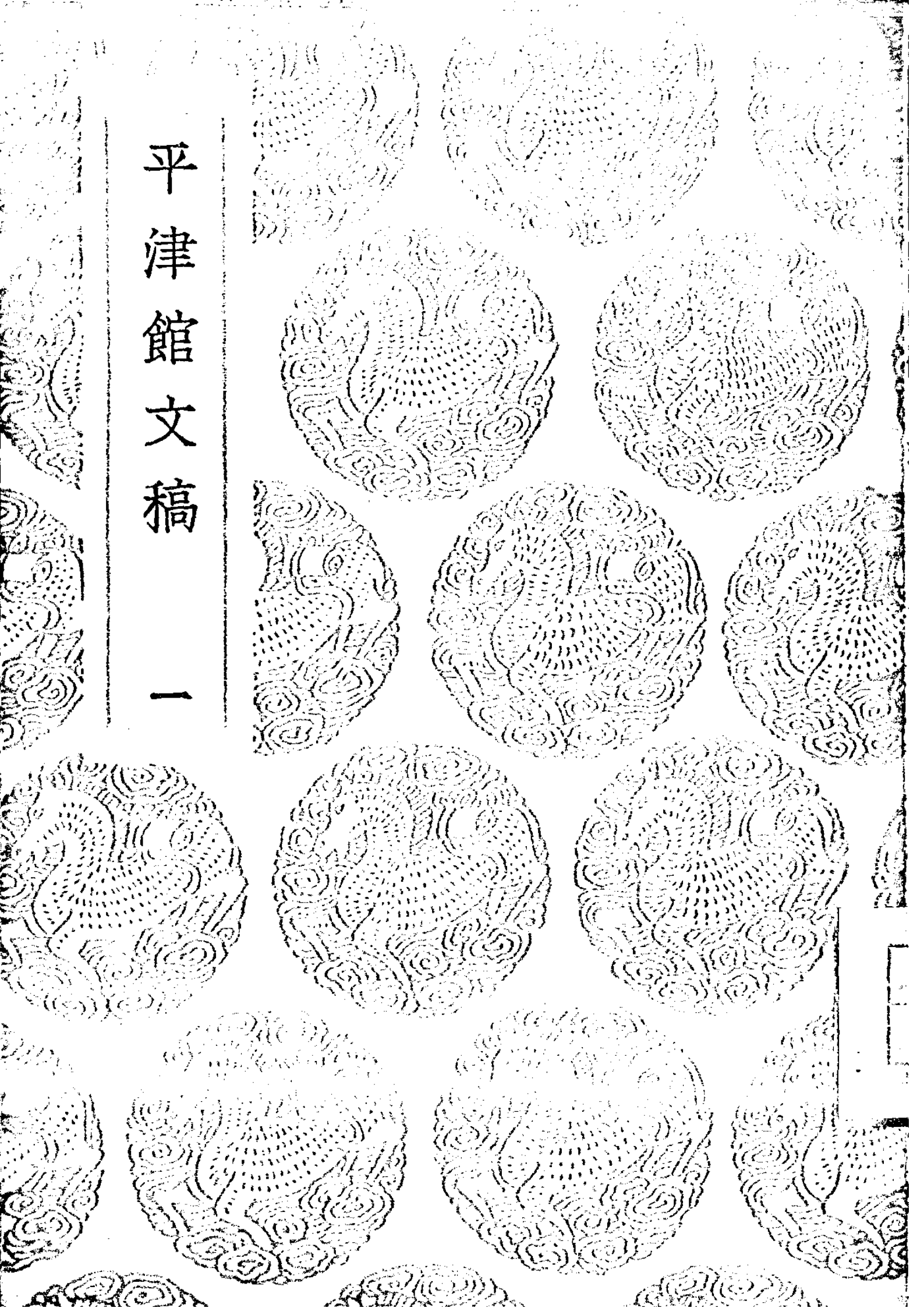


平津館文稿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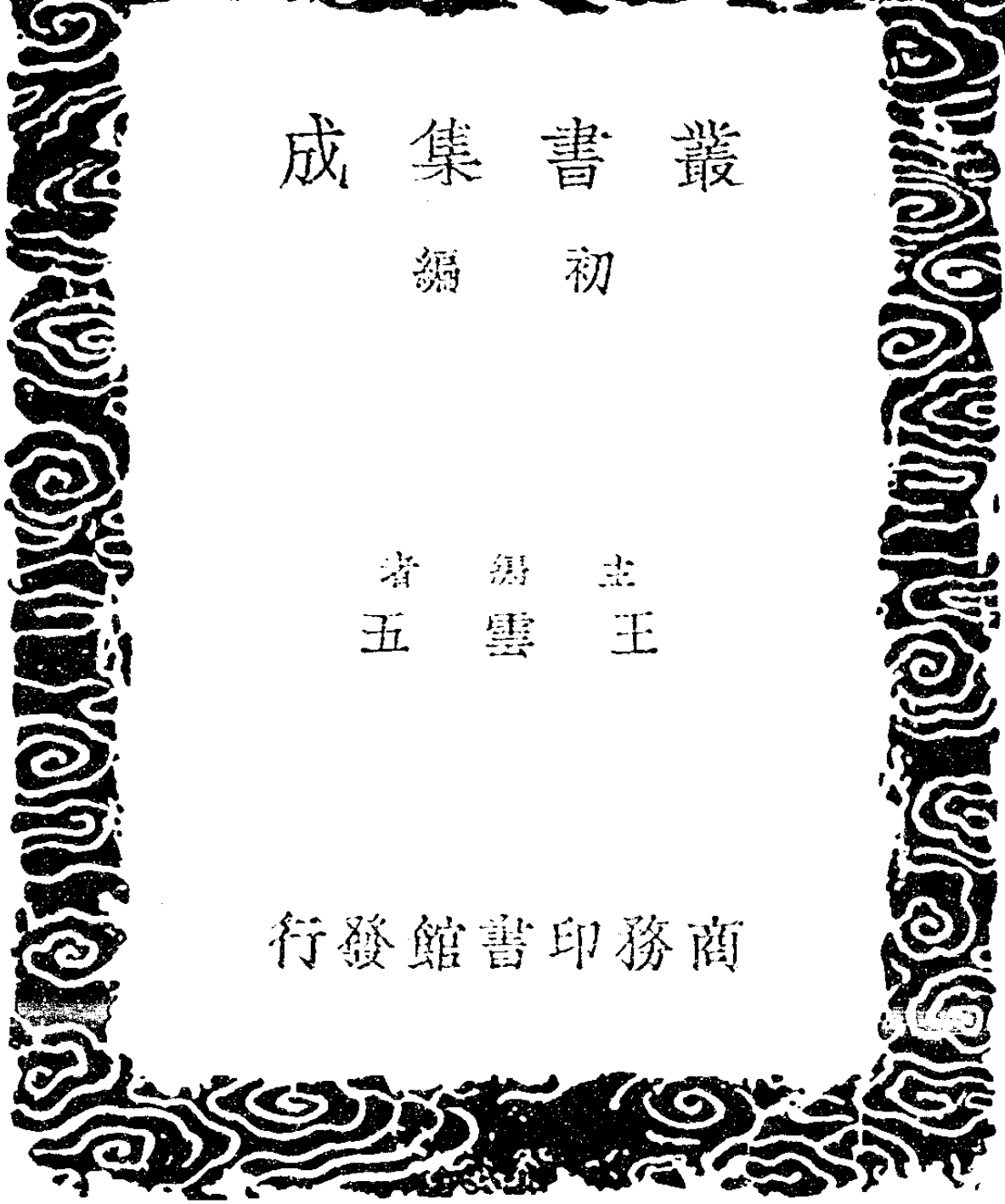


成 集 書 叢

編 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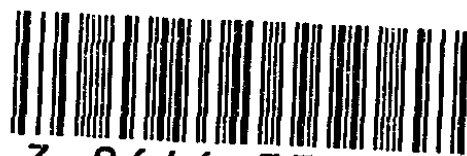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平津館文稿

(一)



3 0646 3779 0

孫星衍撰

本館據岱南閣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平津館文稿目錄

序

後序

卷上

擬請復孔子封爵表

擬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摺

增立鄭博士議

請留道倉餘米改放兵糈本色議

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

復王少寇昶書

呈初撫部書

策問書義

又書義

目錄

課題

伏生不肯口授尙書論

容作聖論

虞書五服五章今文論

禮器龍袞黼黻元衣解

唐虞象刑論

周書罪不相及論

分淮注江論

明堂法天論

王制月令非秦漢人所撰辨

俊父在官解

武王從諫還師論

一

083
112/

2:2525

51288

論後漢書劉平事

釋儒

用國考

委吏解

古上士劍考

卷下

魏三體石經遺字校釋序

禹厰二渠考序

荆樹山房詩集序

隨園隨筆序

洪筠軒文鈔序

太白陰經跋

乾象通鑑跋

淳化閣帖跋

家文介公殿試卷書後

題金陵陳氏祖象冊後

虎邱新建吳將孫子祠堂碑記

詒經精舍題名碑記

平津館記

魏吏部尙書孫邕傳

明北平都指揮使孫公傳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尙書王公傳

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江孝廉聲傳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總督漕運管公行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

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孫公

行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徽巡

撫荆公行狀

濟南府知府改補員外郎徐君大榕傳

文林郎宜黃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主

事王蓺山先生行狀

承德郎陝西漢陰通判署乾州知州葉君

墓誌銘

孔子題吳季子墓字考

贈薛公冉子仲子墓碑

釋方

夏正加時考

公羊以春王爲文王解

周公不誅管蔡論

踐奄異說

平津館文稿自序

予不習篆書。以讀說文究六書之旨。時時手寫。世人輒索書不止。甚以爲媿。又不習爲古文。但讀諸經注疏。各史傳志。積久記錄。有所辨証。未暇讀唐宋人所爲大家文集也。頃亦時爲世人作傳記。始翻閱漢唐碑碣。及各名家文集。亦未模仿格律音節。每自嫌文不逮意也。錢少詹大昕嘗愛予文。以身後傳志相屬。沒前數日。手書再申其意。王少寇昶見予文。嘗致書云。承示問字堂集。微言古義。層見疊出。凡史游所罕詳。侯芭所未議。剔隱鈎沈。宛如創獲。六經以外。先秦諸子。皆可因而津逮。固說文釋名之功臣。亦孔賈經序之後。絕無僅有。千秋大業。獨尊藝苑。又何讓焉。他日又云。借南閣集。蓋合六經諸子。兩漢六朝。而兼有之。此如相如列錦纂組。可以掇虞文靖浙庖之失。容作弁言。旣而少寇捐館舍。未及作序。阮撫部元嘗介予作文。論之云。侍每言人之不能古文者。下筆每成家書案牘文理。或能文之士。究心古文。又務以虛矯爲氣。詰屈爲古。議論空而無意以貫之。文選中散文。固不爾也。八家中。蘇東坡筆下無矯作之習。當言而言。當止而止。真有漢人遺法。來文爾雅深厚。氣盛文從。亦猶是也。三公皆一代撰述名手。宏獎風流。或過其實。所謂文之佳惡。當自知之。適滋顏汗耳。始官比部時。在都集十餘年前舊作。刊爲問字堂稿。及監司

東魯權臬歷下。又彙諸作爲岱南閣稿。負米江浙時。僑居金陵園有古松。因命其文爲五松書屋稿。再官東省。復整新舊諸文。續刊爲平津館稿。其已刊石及附刊各書序跋。世人多見之。不復錄入。文不足存。故不敢依古人文集分類定卷。僅用懷素敍書引當代名公稱述之例。爲之自敍云爾。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九月廿九日。孫星衍撰於安德使署平津館。

平津館文稿書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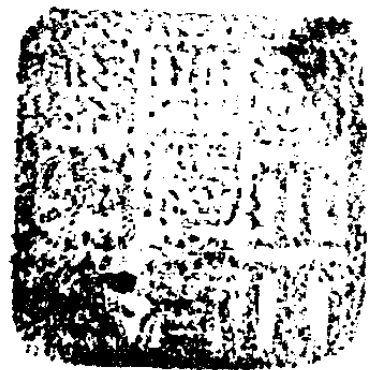
嘉慶十二年冬，乘華謁伯潤先生於安德使署。先生以平津館文稿見示，皆攷正經義之文，確有依據，不爲鑿空之談。如五服五章論，則從伏生而不阿鄭學；龍袞黼黻元衣解，疏證鄭注，辯章同異，闢蠹叢而昭日星；使承學之士，知古義之隔閼難通者，在旁證詰訓，博攷舊聞，涵泳而自得之，其有功於經學甚鉅。乘華竊謂先生精於許鄭孔賈之書，而深通當世之務，其文如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唐虞象刑論，周書罪不相及論，禹廋二渠攷序，以及課題策問，皆可見之施行，非如拘牽之士，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是末師而非往古者比也。郇卿子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班孟堅曰：古文讀應爾雅，會謂不通經訓，不究六書，而可以言文哉！六朝以降，言古文者，首推昌黎韓氏，然韓氏苦儀禮難讀，以爾雅爲注蟲魚之書，束春秋三傳于高閣，已開宋人游談無根之漸。故其言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略識字者，卽陶泉明不求甚解之謂也。夫讀古人之書，而一知半解，不深探古今流別之分，而藻繪其文，以炫世而欺人，是謂無本之學，不踰時而闕寂絕滅者多矣。是豈人情之有所愛憎歟？亦其學其文之未足流傳，有以致之也。讀先生之文，知文必源於經術，有裨於世教，旁推交通，實事求是，不依傍門戶，摺拾前人緒論，以自詡新得，博物洽聞，通達古今，洵乎其文之工，而必傳於後無疑也。先生公餘退食，靜對一編，於六經說文周秦諸子，以及律算陰陽方技之書，皆手校數四，擇其佳者，付之剞劂，以嘉惠後學，雅不欲以文辭

角勝於人。而秉華以爲卽先生之文。可以知先生學問之純。卽學問之純。可以知先生吏治之優。漢史之稱劉子政曰。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其先生之謂乎。十三年正月初三日。餘姚邵秉華謹跋。

平津館文稿卷上

擬請復孔子封爵表

伏以周書逸簡。紀泰伯追王之文。雷風動威。彰元公改葬之禮。稽古先之令典。有身後之褒封。矧我孔子。應期五百。生符素王之徵。坐奠兩楹。死有宗子之夢。惟天爲大。一以貫之。以道得民。王者往也。踰日月以難焉。賢堯舜而遠矣。昔宣尼疏爵。肇于元始之初。太師加封。發自有唐之代。暨開元詔贈爲王。象服袞冕。蓋以周家貶號。罷稱帝以配天。先聖優封。止亞尊於共主。而元推啓聖之恩。明創大成之殿。代所常尊。迄無異議。有姦臣張璠者。始以非禮議大禮。繼斥封王爲僭王。黜號謚而稱先師。毀象設以爲木主。愛人者及其杖履。升堂而倒我衣裳。變亂舊章。非聖無法。臣聞左徹削木。思黃帝之遺形。三代立尸。至嬴秦而變古。有舉莫廢。祭法明文。廟貌宗尊。文家所尙。況大牢佾舞。儼然列辟之儀。祖考孫曾。未改王公之號。豈有布衣而受天子之拜。臯比而坐九雉之堂。試責實以循名。詎昔非而今是。我國家化成久道。威秩無文。錫命及河海之神。湮祀舉司中之典。辟雍特建。經石重刊。新闕里之聖容。頌宗彝爲世守。眷言孔字。深繫皇情。急宜革嘉靖之陋儀。復漢唐之爵號。軼百王而定論。奮神斷以折衷。使生民未有。常膺德合仁義之稱。



將聖多能。無媿文不在茲之語。臣職有專達之責。位非議禮之官。學溯淵原。詞餘枝葉。因時巡而數典。謹拜表以上聞。臣某誠惶誠恐。拜首稽首上言。

擬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摺

奏爲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仰祈睿鑒事。臣竊見功令十三經注疏。頒在學官。原爲課士而設。近日士風孤陋。止讀四子書。宋儒章句。不窺漢唐經義。校文之官。因陋就簡。或有空疏者。至屏斥古人經訓。批抹成言。博學之士。無由進身。龔舍教士之書。亦成虛設。臣考漢儒學有師法。所注諸經。率本七十子微言大義。唐儒正義。亦集魏晉以來諸儒經學之大成。伏讀御纂欽定諸經。先用鄭康成及魏晉諸儒注語。次引孔穎達疏義。兼採宋儒折衷睿鑒。列聖稽古同文之治。炳若日星。校文之官。就試之士。平時自應敬謹誦習。以備科場考核。豈宜倖獲科名。且經義取士。創自宋元。元皇慶二年。詔考試程式。詩以朱氏。尙書蔡氏。周易程氏。及春秋禮記皆兼用古注疏。至前明初。書主蔡氏。猶及古注疏。禮記主古注疏。其後漸以廢弛。當時雖矜尙氣節。議禮多成聚訟。積習相沿。急宜振作。科場風氣。關係人才升降。但使人人爭讀注疏。則士盡通經。通經則通達朝章國典。經義遂爲有用之學。或以邊省士子。不習注疏爲疑。不知各省取士。原有定額。卽專守一家之注。文佳亦可錄取。惟定令不許屏斥其兼用古注者。俾士風蒸蒸日上。數年之後。邊省皆有通經之士。經生皆爲有用之才。不負皇上作人多士之雅意矣。臣迂疏之識。實爲振作人才起見。

伏乞聖謨垂示施行。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增立鄭氏博士議

爲詳請增立先賢博士。以昭曠典事。查山東高密縣境內。有漢大司農鄭康成祠墓後裔。傳世久遠。唐宋碑碣具存。伏惟國家崇禮先聖賢臣。擇先代有功經學之儒。德行純備者。祀於黌舍。並立其後裔爲五經博士。自孔門十哲。上溯周公。旁及關裔。下至宋儒。皆有世襲。惟有漢一代諸儒。或親得七十子之傳。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急應邀異數。以列於祀典。恭逢我皇上崇儒重道。嘉慶七年四月。特奉俞旨。增設伏氏博士。舉千古未有之曠典。恩禮至爲優渥。本司道等敬考漢儒傳經之功。惟鄭康成尤集其大成。于易書詩三禮論語孝經。俱有傳注。其春秋三傳。亦有糾何氏休。授服氏虔之學。是十二經注。康成獨綜其全。不止身通六藝。恭繹聖祖仁皇帝暨高宗純皇帝纂定諸經義疏條例。先引鄭注。次及唐宋諸儒說義。仰見天竄聰明。折衷至當。又閱濂洛關閩四大儒章句語錄。其天人奧旨。不出鄭注範圍。至於服物典章。亦或遜其精密。故正史以孔書遂明稱之。核其行事。不受袁紹辟命。出處以禮。尤合聖人仕止久速之宜。幸逢我國家久道化成。興廢繼絕。本司道等有守土之責。明知鄭氏祠墓後裔。確據所在。未便久稽盛典。似應援伏氏博士之例。並請爲鄭康成建立博士一體。予以世襲。本司道等又查前任山東學政阮。於乾隆五十九年。曾擇鄭康成後裔鄭憲書立爲奉祀生。既係部咨。准其奉祀。則鄭氏實有嫡裔。毫無疑義。鄭憲書

已故有弟憲章除查明譜系年貌繕冊附詳外擬合將議請建立鄭氏博士緣由會議詳請憲臺鑒核咨題。

請留餘米改放兵糈議

爲詳請留道倉北運餘米調劑滿營節省運費事本道查山東德州駐防官兵自順治十一年設立官十員甲兵三百四十名匠役四名雍正二年續添甲兵一百六十名每年應需俸餉米一萬一千五百七十餘石內動支德常二倉米七千八百七十餘石尙不敷米三千四百餘石向給折色銀每石一兩近年米價昂貴倍于往時且設立滿營官兵至今百有餘年戶口滋生日繁所支折色銀一兩不敷石米半價之數本道駐劄德州體察情形甚爲拮据查有德常二倉徵收濟陽臨邑陵縣德州德平原等六州縣本色並麥改斛尖共米九千五百三十七石零每年額支滿營步甲及連丁月糧倉夫工食造船經費之外約剩米二千數百石不等例于奏銷後委員運通名爲埽倉餘米其應支運費有行月潤耗蓆片及官役盤費車脚等名目共需米三四百石銀三四百兩不等本道查支剩餘米旣無定數若遇災緩年分及並無餘剩亦不起運其非京通各倉急需支放之款可知卷查嘉慶三年直隸總督奏請將固安寶坻二處駐防兵丁歲需兵米援照良鄉等處改撥薊米之例在于豫東二省薊糧項下撥給本色經部議覆奉旨允行今德州駐防官兵額支本色不敷尙支折色不獨兵情尙苦向隅章程亦未畫一若將此項餘米奏

請作爲滿營俸餉本色月糧。合計節省運費銀米及折色銀共五千餘兩之多。既可解部以充公用。而滿營官兵共需實惠。不至苦糴貴人繁之累。又與直省改撥本色薊糧之案相符。應請憲臺奏明辦理。其餘米給放。尙有不敷之數。再請將附近州縣徵存薊糧。並歷年積存薊米。解倉支放。擬合會同藩司具詳鈞案。伏乞鑒核施行。

議請餘米改放兵糶覆奏稿

山東督糧道孫。移咨布政司邱。會議得前請將道倉餘米。改放德州滿營兵糶本色。其不敷之數。動撥薊糧。誠如部咨。兵食既可充裕。運費亦有節省。實爲因時調劑起見。查德州滿營設兵五百名。一名爲一戶。自順治十一年至雍正二年。增至一千八百餘口。至今嘉慶十一年。共有二千七百三十餘口。所支兵餉。仍如舊額。兼之米價昂貴。折色不敷。糶買一半之數。本司道體察情形。閱其拮据。而道倉每年支剩餘米。運通例需運費各項銀三四百兩。米三四百石。所支米石。按時價核計銀千數百兩。如將此項米石。留存支放。既可調劑兵糶短缺。而所省運費銀米。及應支折色銀兩。共五千數百餘兩不等。每年解部。以充公用。實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是以詳請具奏。茲奉戶部咨。查該官兵每年應支本色折色餉米。例有專款。其德常二倉支剩濟陽等縣米石。向係例應運通。今該撫請將此項支剩米石。撥給滿營不敷餉米。核之每年運腳等費。固可稍爲節省。而京倉額米。卽短收二千餘石。天庾正供。未便顆粒短解。其應將何項米

石籌撥抵運之處。該撫並未議及等因。遵查德常二倉運通支剩米石。每年原無定額。如遇災緩及無餘剩之年。並不起運。是京通各倉。原非必需此項米石支放。究與天庾正供。例有定額。顆粒不能短解者。有間。且改放滿營本色。卽屬正項支銷。旣爲節省運費起見。則解通餘米。似可毋庸籌撥抵運。又奉部咨。據奏稱此項米石。一遇災緩之年。並無支剩。是該官兵應支餉米。又將何款支給。該撫亦未詳悉聲明。況據稱該官兵餉米。除支此項本色外。仍有不敷。再將附近州縣徵存薊糧。並積存薊米。臨時撥解道倉支放。查東省薊糧。向例留貯二萬八千餘石。作爲撥運直隸省密雲良鄉固安寶坻。及山東省青州兵米之用。計每歲需用二萬七千餘石。所剩無幾。今該撫請將薊糧酌撥。究竟每年應撥若干。將來薊糧本款。不致短絀之處。亦未詳細聲敘。請旨。敕下該撫。悉心籌劃。據實覆奏。等因。遵查德州滿營兵餉。向來遇有災緩之年。係借撥薊糧米石支放。其東省每年撥運直省。並本省青州等處兵米。共需二萬七千餘石。若儘撥一年薊糧。所剩無幾。緣東省積存薊糧。遵奉乾隆三十年諭旨。存貯水次地方倉內。作爲常平之用。或直省間遇米少年分。亦可資其協濟。是以存有各年撥剩薊米。並買還五十五七兩年撥賑薊糧米穀三萬餘石。又本年買還五十五七兩年撥賑薊糧九萬四千餘石。現在詳咨飭辦。所有前議不敷滿營兵精。計每年所撥多不過千餘石。少止數百石。其於直省東省應支兵精本款。亦不致卽行短絀。擬合查明會詳。呈請本部院鑒核。覆奏施行。

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名儒擢升相位。海內想聞風采。然君侯夙夜密勿。所以格君心遠。權勢者非中外之所窺測。或責望君侯。以爲位高無言。則非知君侯之深者也。仲舒叩頭死罪。以爲拔弊之道。當視世務之所急。今上廣求賢之路。而有司不能興廉舉孝。或所舉非人。由樹人之未有素也。選舉之法。可以得常士。不可以致異人。古者庶官無曠。庠序旣設。猶求夢卜之賢。躬吐握之節。今朝廷德望無踰君侯者。誠天下士之所傾心。開閣延之。與參謀議。萬一有所裨益。且使據經守古之儒。通達朝章國典。異時授以方任。庶有少知治體之人。而變亂舊章之風自絕矣。上至聰明君侯。宜輔之以上仁。五常法五行。而仁最貴者。仁爲天德。又爲易之元。春秋之春。故仁以安人。義以治我。孔子曰。仁者人也。又曰。詰屈在人下。仁以寬容爲量。不以苛察爲明。是以王者闢四門。明四目。而用冕旒蔽明。統纘塞耳也。竊惟春秋之義。緣人情。赦小過。君侯職調陰陽。當思宏大體。布被脫粟之行。以之自處。則約。以之格物。則隘。恐矯詐之俗由此成。人情所不能堪。或倦而變本。皆非適中可久之政也。方今郡國無大姦慝。而繡衣直指之使。縱橫於外。或嚴刻株累。以成獄。或受諸侯金。爲之游說。長吏虛帑藏。以供億積貯之事。更不可問矣。猝有天災不測之患。何以爲守。考績之典。考其所積也。限以三載。唐虞三代之所以飭吏治。今或任毀譽而廢考功之法。真僞雜糅。朋黨競起。官僚救過不暇。送迎交錯於道。胥吏因緣爲姦。君侯所言政弊而不行。

令倦而不聽。職此之由。誠能請上慎考課之典。使外吏久於其任。或有殊績。就而加秩。則收守得自爲政。而民知畏愛其上。可以懲姦起廢。而惻愍無華之吏。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轉移風化之政。莫大乎此。仲舒早衰。將退而侍親。以君侯之知契。令歸教於鄉里。草澤之士。有慕効而稽古。亦爲國樹人之一端。徒役役素曠無謂也。君侯問考功名法。則在仲舒所爲繁露書第二十一。再拜君侯足下。

復王少寇昶書

謹復前在吳門有札寄呈。昨聞吾師南歸。又有札附江寧許太守轉達。想俱不致浮沉。頃奉手示。承記注般拳。並稱星衍明堂一篇之善。感媿不可言。吾師向欲補禮圖。考究古溝洫開方之法。近知於明堂故實。蒐錄百數十條。觀其所聚。當有創獲。星衍所爲明堂圖考。正擬如今工部作紙樣者。出而示世。明堂之有永巷。及有宮垣。及靈臺。卽臺門。辟雍水在宮垣之外。自星衍發之前人。竟未之及也。考工記與月令呂覽並無異義。前人疑九室十二堂不同。豈知九室之四隅室。一室有四戶。則可兩向視朔。但置屏於一戶兩牖之間。以聽政耳。四隅室卽是左右个。合而言之。則九室亦爲十二堂。五室之名。太廟以置五帝配祖宗而名之。非別有太廟。考工在國中者。謂宗廟路寢。鄭注禮緯。在辰巳之位者。謂明堂所以國中與郊外同制。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沈約宋志云。周書亦清廟明堂路寢同制。是古天子廟及路寢。皆九室。仿井田爲之。故有永巷。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謂此也。國中之明

堂有高寢及左右路寢在其後。謂之三承明。見說苑修文篇。郊外之明堂。有周廬以爲齋宿息從官之地。秦之宮室。因諸侯之制。故無九室交道。漢高承而不改。至漢立明堂。不置宮垣。又不設周廬。辟雍水周明堂。而不周宮垣以外。此其不合古制也。星衍考之古經義。自相符合。後人誤解之。誤讀之。故以爲不可通耳。安得與吾師聚米言之。世人又疑明堂之可不必立。以爲此特好古之過。不知古者大禘。不可祭祖宗於郊。又不可祭五帝於廟。必有明堂。合五帝祖宗而大享之。天文太微南官有五帝座。禮緯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謂庫樓象靈臺。此應天也。九重至深邃。千八百國及四裔來朝。從官無所安措。故於郊立明堂。闢門而示之信。設辟雍以辟非常。合天祖以昭其敬。又養老習射教學。縣象詢萬民。亦不能聚士。民老弱行禮於深宮之中。故於明堂使之環橋觀聽。此順人也。辟雍須就水。故西京就豐鎬。東京就伊洛。必於郊野。此因地也。以斯言之。安得謂學人考古之虛文乎。堯闢四門。使舜爲上擯。以迎諸侯。必是明堂。若在九重。則道回遠。亦何能擯四門。明四目。古者享帝於郊。而寒暑節風雨時。明堂法天則地。按陰陽五行。祭則鬼享之。先王絕地天通之學。在於是。周衰不巡狩。諸侯不朝。是以明堂之制不明。王肅與鄭學爲難。廢五帝之祀。後世遂疑明堂之設。爲好古虛文矣。通經之儒。不可不思古人制作之意。誠如吾師之言。坐而言。不能起而行者。無用之典制。不必學也。言不盡意。可與知者道。秋間作吳門之遊。當與吾師商訂明堂樣本。及訪孫子冢耳。家居有斷炊之患。人事雜遝。幾廢學殖。無可告吾師也。謹復。

呈安徽初撫部書

頤園前輩大人閣下。前因旌節東來。適值催漕濟上。未能迎候道旁。當遣奴子探投蕪稟。接奉手諭。知蒙鑒入。獻歲發春。伏稔鼎社增新。鴻禧茂集。拜臺省平章之命。晉東南節制之階。翹企龍門。載深鳧藻。本道辦理新漕一切。自身刻苦體恤下情。幸值年歲有收。軍民俱爲寧謐。惟尋章摘句之儒。濫竽一路。已爲過分。尙祈老前輩指示立身行政之要。俾有遵循耳。安徽通志。年久未修。原本亦未爲典要。得名儒駐節。政成多暇。或可商榷興修。招集畢恬溪諸人。董理其事。亦爲盛舉。又願寧人先生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是未就之稿。如能增補成書。實爲經濟要務。爲政者使車所至。按圖考究。可以知地方關隘。河渠風俗。都會古今異宜。緩急所先之處。施之有政。厥有舊章。如老前輩於辦理志局之便。再爲修纂。不獨有功。願氏亦天下後世不可少之書。閣下清名重臣。出而開府。自當以立功爲先。然立言亦不可盡廢。蓋立功在一時。而立言在後世。倘其言有闕。良法美政。一時卽未能行。後人踵而行之。貽數世之安。其陰德豈在立功之下。惟大賢擇而行之。本道又有疑者。近時積貯之法。因恐州縣出入浮僞。不能察吏。遂致採買平糶之事。十數年不復舉行。倉穀空虛腐朽。一有偏災。將何賑給。推原其故。皆由報糧價不實。以至隔閡難行。糧價少報。則例價旣不能請增矣。而平糶時又不能以穀價昂貴入告。米值市價每石三四兩。例價不及其半。舊時取之田多有穀之家。原因備地方荒歉。不妨借民力以濟民。今則紳士富戶。旣少踴躍急公。媿睦任

恤之誼。上司又不許擾及閭閻。或州縣倍價以虧帑項。或上司存價而虛倉廩。保無偏災守禦之事。能不令億兆流離顛沛乎。閣下如能飭地方實貯倉穀。則活億萬人在數十年之後。所謂陰德。非目前赫赫之名也。其要在實報糧價。則事無掣肘。各省仿而行之。豈非善政乎。有課題附呈鈞政。畢恬溪歲暮過我。敍旬日而別。有札再呈。

策問

問。尚書有今古文。師說殊異。若金縢之啓。或謂周公已死。或言尙存。文侯之命。或以爲晉文侯。或云文公。幾不可折衷矣。卽臯陶謨一篇。今所合之益稷存焉。尤多疑義。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大傳分五者爲五色。以應五服五章之數。而鄭康成有九章十二章之注。能各通其說乎。經言八音。經文止有磬管。及搏拊琴瑟笙鏞祝敔。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獨缺其土。豈墳果暴辛公所作。或古已有之。或土鼓瓦缶。鼓兼土革二音歟。經云。暨益奏庶鮮食。史記兩見。與益予衆庶稻之文。豈今尚書脫稻字歟。毋若丹朱傲。見於漢人之說。以爲舜言。故禹答以娶塗山生啟之事。今皆出自大禹之口。斥言帝嗣。毋乃非人情乎。經文再見夔曰。史記所無。上云於是夔行樂。考爾雅曰。爰于三字。通訓洪範。土爰稼穡。史記作土曰。或曰字當訓爲爰歟。夏本紀之說。臯陶謨。謂禹伯夷臯陶語帝前。此篇經文不見伯夷。何也。豈臯陶方祇厥敍已下。史公以爲敍事之詞。卽虞史伯夷之言歟。使者服膺尚書。冀其達于政也。諸生何以益我。其盡言之。

策問

問。洪範。思曰睿。睿作聖。馬鄭皆訓睿爲通。班固五行志。董仲舒春秋繁露。俱作思曰睿。以爲寬容則聖。孰爲古文。孰爲今文。能分別言之。折衷其是歟。視明聽聰。已該睿哲之義。思又曰睿。不與經文重襲歟。古之王者。貴能容。不貴能察。故有冕旒蔽明。戴纁蔽聰之說。傳言察見淵魚不祥。思主心。心主土。土數五。爲皇極。生萬物而王四季。非容不足以當之。白虎通云。土謂宮。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能言其義歟。容之言寬。爲聖人美德。故堯典安安一作宴宴。釋者以爲寬容覆載。論語云。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而春秋左氏有寬猛相濟之說。論語云。子威而不猛。猛豈聖德之所取歟。于易義。虞翻以爲震爲寬仁。是東方之行。而翼奉則曰。西方之情。喜行寬大。與易義背乎。不背。五經異義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諸生讀書稽古。當以敷陳經義爲先。其各述所聞以對。

課題

問。積穀所以備荒歉。自古行之。有常平倉及義倉社倉之制。常平發官錢以糴。義社倉取民穀以充。雖有偏災。民無流離之患。豈非善政與。古之常平。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今國家糴穀之法。始則以豐年勸民出穀。後則定爲市價。載于會典。是舊制亦有取于閭閻者。或以義社倉之法。合于常平與。今之例價石七錢。卽昔之市價。及時價旣倍。或應陳請增價。或以例價取之。田多有穀之家。勢無中立。孰爲良法乎。採之鄰

境則運費無資。採之市集，則行市不聞。糶穀議者之說，或未可行。與採買而用平價，不與和糶之名相混。與以例價責州縣糶穀，禁其勿取閭閻，必至虧帑以賠償，豈非恤民而困吏，困吏而病國？與因州縣虧帑，創爲存價于上之法，存價而虛倉廩，猝有荒歉，饑不可食，虧穀之害，不大於虧帑與買補之令不行，而平糶之事廢。州縣積貯則糶腐，豪右封殖以居奇，終無穀賤之日，得非恤富民而累貧民乎？義倉社倉之設，取之于民而不爲累者，藏于民以備災也。常平則有例價，而以爲累民，何薦紳之無遠謀乎？今防胥吏之弊，廢採買平糶之事，是爲因噎而廢食，豈得謂之知政體與？諸生讀書稽古，必應講求經世之學，其悉所聞以對。

伏生不肯口授尙書論

今所存尙書二十八篇及書序一篇，考之史記漢書儒林傳，俱以爲秦時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則伏生未嘗口授經文也。口授之說，出于顏師古注漢書，引衛宏詔定古文官書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云云。伏生既有壁藏經文，又須傳言者，以先秦古文，晁錯或不能識，且當授以章句，故使女傳言，卽所謂教于齊魯之間，自僞孔序稱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後人遂疑經文俱出于口授，與正史壁藏之說，甚相戾矣。夫伏生旣藏書于秦時，必親見百篇全書，旣見全書，則所亡數十篇，必能記憶其文，而當時不肯口授晁錯者，古人傳述聖經，必有證據，不敢以口授之文，疑

誤後學。或經文後世復出。少有參差。如張霸之與中文不相應。以致罷黜其學。則大違聖人闕疑慎言之義矣。今尙書大傳殘佚。僅存輯本。所引予辯下土。使民平平。民以無傲。路史陶唐記是九共之文。上祭于畢。白魚升舟。是大誓之文。而伏生僅舉其詞以入大傳。並不與二十九篇經文同時傳授。至宣帝時始得秦誓三篇于河內。益知伏生不敢妄傳經文之苦心矣。當時壁藏二十九篇。證之孔壁後出古文。字字符符合。故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以起家。又知伏生所傳非記誦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曰。蓋有不知而作者。後人喜造僞書。若張霸王肅皇甫謐梅賾劉炫之徒。皆先秦所未有之事。安得以之誣伏生。且以誣唐虞三代之文乎。

容作聖論

洪範。思曰睿。睿作聖。馬鄭俱訓睿爲通。五行志引經作睿。應劭曰。睿。通也。古文作睿。張宴曰。睿。通達。以至於聖。韋昭注楚語。叡。明也。引此文。是馬鄭應氏張氏韋氏俱用古文尙書說也。五行志又引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思心者。心思慮也。容。今本作睿。誤。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又曰。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說文云。思。容也。是伏生今文作容。董子班氏許叔重俱用其說爲寬容也。案五行傳。次五事曰思。思屬土。土

音屬宮。義當爲容。白虎通五行篇云。五行之性。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爲萬物。脫母禮樂篇又云。土謂宮。宮者含也。容也。含容四時者也。五行傳既以聽屬水。聽曰聰。與容同義。不應思。又爲容。中庸篇。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自爲二事。說苑君道篇。尹文曰。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今本作容。亦誤作聖。劉向亦今文之學也。容爲土德。爲宮音。宮爲君。土爲皇極。故人君以能容爲德。不以能察爲明。不容則稼穡不成。稼穡屬土也。堯典。安安。一作晏晏。古義釋爲寬容覆載。晏爲天清也。如淳注漢書。爲日出清濟爲晏。故大戴有就日望雲之喻。容至則公。公生明。足以諒容也。秦誓。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論語。君子尊賢而容衆。老子云。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云。君子賢而容衆。知而能容。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聖。稱曰作聖。非容不足以當之。古書有韻。恭從明聰。容協音。容則不協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孔子告以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漢書云。察見淵中魚不祥。此容德之次於容明矣。左傳。寬猛相濟。或謂非聖人之言。論語言寬則得衆。子威而不猛。猛非美德。然傳以對寬。此寬謂寬緩。非謂寬容。故猛濟之猛。亦疾速之義。非嚴刻也。若土德寬容。則吐萬物而王。四季固無待以猛相濟矣。尙書今文說。俱勝古文。蓋伏生曾見先秦百篇之書。親授西漢諸儒。雖以今字名今文。實古義也。思作容之勝作容。其一隅矣。因作書義疏。而爲之說。並以課問德州書院諸生。

虞書五服五章今文論

臯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今文說見于大傳古文說見于說文至鄭氏推周禮冕服九章合日月星辰以爲有虞氏十二章之說後漢輿服志用之遂爲定制解經者習守鄭注或訾大傳之謬予徧考書傳知今文說之未可非也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云龍爲青者東方之行色青華爲黃者爾雅云華黃也皇黃音相近禮有鞠衣先鄭釋爲黃衣作繪黑者說文黼沃黑色玉鷲沃嬪女黑色也義皆爲黑會繡此四色于元衣合爲五色故于黑色獨云作繪也宗彝白者馬氏釋以爲虎虎與龍對西方之行色白又說文彝从系系爲蒸蒼白色是宗彝白也藻火赤者火南方之行色赤大傳所分五色皆非無本據經上云五服五章下云五采五色是其說合于經文也大傳又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自天子至士皆服山龍者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是下士亦服袞龍之證周時沿古制也士山龍亦在元衣故禮器云士元衣纁裳也爾雅云袞黻也廣雅云山龍章也說文黼字解以山龍華蟲爲袞衣袞爲畫龍之衣山龍爲五等共有之章服故爾雅廣雅單舉之以該華蟲等五章服色是其說合于爾雅也天子備五色得服華蟲諸侯已下不服大傳說華蟲黃也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嚳帝堯服黃黼黻衣言天子有華蟲獨得服黃是其說之合于大戴

禮也。大傳言五章之服。上不及日月星辰。下不及粉米黼黻絺繡。其不言日月星辰者。說文繪字黼字解。兩引山龍華蟲。不引日月星辰。黼字解並云衮衣山龍華蟲。說文所引。卽衛宏古文官書說。是古文亦不以日月星辰爲衣飾。王肅言舜時三辰卽畫于旌旗。不在衣也。徧考周禮禮記左傳管子之文。但有日月星辰畫旂章之說。王肅之言。或本古文。不可以人廢之。是今文說之合于古文也。五服不及粉米黼黻絺繡者。今文意以粉米已下爲繡文。刺繡以絺。自天子至士。衣裳皆用之。其山龍已下五章。止爲衣飾也。何以知刺繡于絺。白虎通衣裳篇云。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云絺綌蔽形者。上古制衣服。先用絺綌。但取蔽形。亦如市之蔽前後。人不忍廢之。因爲服飾。禮記振絺綌。卽論語袷絺綌。袷爲單。孟子謂舜被袷衣。故知刺繡于絺也。云表德勸善。別尊卑者。天子有九德。得服五章。有差次以別尊卑。卽謂此畫山龍五章之衣。若但用絺綌。何有尊卑。此西漢人之說出。于今文者。知粉米已下爲繡文者。說文黼黻皆从黼。卽刺繡。黼爲白與黑相次文。黻爲黑與青相次文。黼爲畫米。絺爲繡文。如聚米。又繡爲五采備也。是黼黻絺綌俱繡文。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言元衣黑色。會山龍青。華蟲黃。宗彝白。璆火赤。而成五采。云彝从系。系繫也者。言繡文如彝器之博碁文。而艾白色。云璆玉飾如水藻文者。言繡文如冠玉之文。謂之藻。火卽色赤。而文似藻。亦不異于大傳說也。史記夏本記。以文繡二字。釋山龍至絺繡經文。文亦畫也。故宋世家文馬。解者以爲畫馬。說文。以文爲錯畫也。文足以該山龍已下五章之畫。繡足

以該粉米已下繡文。是大傳之說五章。不及粉米已下。合于馬遷班固許氏也。知衣亦用黼黻者。大戴禮稱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孟子稱舜被袞衣。趙氏注云。袞。畫也。被畫衣。黼黻。絺繡也。史記五帝本記云。賜舜絺衣與琴。以袞衣爲絺衣者。刺繡于絺。說文以袞爲元服。可證。元衣加繪繡。故亦謂之元袞。五帝本記稱堯黃收純衣。純衣卽黃黼黻衣。言其元質則曰純。言其畫采有華蟲。則曰黃也。刺繡之事。以紈葛之精細者爲質布。畫山龍等五章于上而繡之。所謂畫衣。蓋畫而繡之。經云。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五色。畫也。五采。繡也。故月令云。命婦官染采。以黼黻之文。刺于山龍等五章空隙之處。復分畫爲界。絨。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爲黼。視其文如聚米也。荀子正論篇。說天子則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云五采。如今文說山龍等五色也。間色。如黼黻各有二色相間也。重文繡。謂衣裳俱用之重襲也。是亦同今文之說。經文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在上者。因刺繡必先布畫五章。而後刺粉米黼黻之文。衣則以黼黻加山龍已下五章。裳則黃質而有赤色。稱爲纁裳。僅用粉米黼黻而已。王制正義引鄭注易下繫詞云。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爲纁也。合之考工記及說文。黼爲白黑相次。黻爲黑青相次。纁裳不必有五章。而五采已備。詩人謂之繡裳。繡是備五采之名也。衣五色加質元爲六章。裳五色加質纁亦六章。故禮運有五色六章十二衣之文。衣裳各六章。象乾坤各六爻。故曰。古人之象。謂黃帝垂衣裳取諸乾坤也。裳之上又有蔽前之韍。字亦作市。亦畫山火龍章。見于明堂位。韍以韋亦畫而繡之。說文韍。韋繡也。韍既有韍。則裳不繪五章也。此今

文不言之義。可以推究書傳女紅而通其說也。鄭氏謂有虞十二章者。推儀禮九章言之。又據郊特牲云。王被袞以象天。卽謂有日月星辰。其他別無經證。但衣元質卽象天。不必援日月星辰爲說也。輿服志雖言用歐陽大小夏侯之說。實則仍爲鄭注。魏晉已來遵用之。上古冕服自秦改爲衿元之後。漢高益以絳緣中衣。當由叔孫俗儒。蕭曹刀筆之吏。不能考定古制。惟伏生年九十餘。親見先秦周末制度。口授晁錯。歐陽夏侯。以此五章之說。著之大傳。似爲可信。故吾以爲今文之說。勝于鄭氏也。

禮器龍袞黼元衣解

禮器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鄭注以爲祭冕服也。而注下文。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云似夏殷禮也。則鄭亦以龍袞諸制爲夏殷禮矣。孔氏正義亦以爲夏殷禮。引崔氏說云。日月之文不及龍。云龍袞者。舉多文爲首耳。案經文舉文爲貴。則是夏禮。非殷禮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夏尙鬼。故以至文者爲朝祭之服。論語所云。致美乎黻冕是也。尙文則當爲尊者降服。故諸侯自有龍袞。爲天子降其服也。周制亦尙文。故周禮可以証夏制。而臯陶謨舜之作服。親命禹以汝明之語。則虞夏同制。可推之大傳之言五章矣。大傳之言。自天子至士。皆服山龍。但有五章至一章之差。又云。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依周禮司服推之。周時王之吉服。有袞冕鷩冕毳冕希冕元冕之五等。元冕元衣纁裳。則天子備有士服。知此元袞亦是元衣山龍。大

傳之士服也。天子服士服者，史記五帝本紀稱帝魯其服也。士稱帝堯純衣，純或讀爲緇，亦元衣也。周禮王祭羣小祀則元冕，元冕次袞冕四等。諸侯讓尊於天子，天子服士服，則無可讓，故不能服其四章。龍袞之服而服黼也。儀禮覲禮，侯氏裨冕，天子袞冕，亦其例也。諸侯有黼者，依周禮推天子既有士服，諸侯至士元衣，山龍已下，亦自有五章之差。依禮器及今文推之，元衣山龍爲一等，當以粉米黼爲二等，黼爲三等，黻爲四等，元衣無文爲五等。又推之大傳，諸侯有次國之分，則諸侯當服黼，子男服黻，禮器并言之。然則諸侯祇朝服以粉米黼爲一等，黻爲二等，元衣爲三等，亦四章。子男以黼爲一等，元衣爲二等，亦三章。士以元衣爲一章，故大傳云：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山龍已下五章之服，既有五等之差，粉米已下五色之繡，亦有五等之別也。魯語：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韋昭引虞說曰：大采，袞職也。少采，黼衣也。玉藻正義引孔晁云：大采謂袞冕，少采謂黻衣，是天子自有黼衣，次於袞冕也。春秋繁露度制篇云：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以祿，當爲衣亦不以燕，庶人衣緇。案緇者，說文云：緇，無文是也。董子云：諸侯不以燕，則諸侯亦有文，但爲祭服，不用之燕居，可証禮器之諸侯大夫士黼黻元衣爲讓尊者降等之差。其祭服自各有山龍矣。說苑修文篇云：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疑周制少異于夏，其尙文同也。朝覲祭服不必讓，天子再降者，以袞衣自各有華蟲等五章之差，而華蟲等五章亦當如周制。祭先公則服作繪已下四章，祀四望山川則服宗彝已下三章，祭社稷五祀則服皐火。

已下二章祭羣小祀則服衮衣山龍也。然則天子之龍衮自有華蟲五章之飾。備粉米黼黻繡文爲祭服。禮器所云龍袞卽士服之元衣山龍。虞書稱山此不稱山者文不備。或以此別于士服。或天子又有升龍降龍之別與。

唐虞象刑論

象刑見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方施象形。惟明考之。今文之義直以五帝時象刑爲畫象而無肉刑大辟之法。其說出自先秦子書。太平御覽刑法部引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蒙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剕。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中世用刑而民不從。荀子正義篇云。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淫嬰。共艾畢。非對履殺赭衣而不純。案言墨黥二罪用草纓。共同宮用艾鞞。非同剕對當爲葑。荆用葑草爲履。殺卽大辟。不純無領緣也。楊倞解失之。又見北堂書抄象刑引尙書大傳云。唐虞象形。犯墨者蒙帛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臚者象其臚。犯大辟者衣無領。其說略同。慎子周禮司圜疏引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冢。赭衣雜履。中罪赭衣雜履。下罪雜履而已。此先秦所傳之言。漢人多用其義。漢書五帝紀。元光元年詔曰。朕昔聞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新序節士篇引書旁施象刑。惟明下云。及禹不能。是言肉刑始于夏也。三王肉刑之說出于孝經緯。蓋自禹作之。因有苗之制。其在呂刑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

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椽黥。書正義引鄭注本作臙宮劓割頭庶剝。庶疑墨字。是五刑大辟。興自苗民。大傳云。苗民用刑而興。犯漸。禹因不能廢。而制其中。呂刑又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蓋使臯陶制之也。春秋左氏昭十四年。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漢紀魯褒云。臯陶不爲盜制死刑。殺人者死。盜則抵罪。然明禹時有肉刑死刑也。其目見尙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擄虐者。其刑死。臯陶制肉刑大辟。不于唐虞之世。而于禹之時。蓋時變使然。漢武梁祠堂畫象云。夏禹退爲肉刑。班固詠史詩云。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北堂書抄刑法部引東觀記。梁統上書云。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死肌之刑。所言殛。謂殛之遠方。至死不反。殺同絜。與蔡同義。今本東觀記殺作竄。明非大辟之殺也。此漢人爲今文之學者。其說俱如是。司馬遷兼用古文之學。故說方施象刑。惟明云。令民皆則禹。有不如言。刑從之。班固之爲白虎通。亦引緯書及書傳象刑之說。而漢書刑法志云。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者。兼用古文之義也。古文之義。頗采荀子之言。荀子正義篇。非象形之說云。以治耶。則人固莫觸罪。以爲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荀子之學不純。故爲性惡之說。吾驗之于當今之政。盜之死刑。不分首從。國家自

立原情遣戍之條。而盜獄翻減于曩時。觸罪而輕其刑。安見犯者之滋多也。孔子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云。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唐虞崇晏晏之化。致無爲之治。二聖相繼。不止百年。孔子既有勝殘去殺之文。是象刑可用。不必辟以止辟也。且鳥獸神靈者。猶知食自死之肉。不履生草。是天道有不傷生之証。聖人法之。古有其事。亦何疑焉。上古象龍教擾猛獸之事。皆非後世所能行。不得謂書傳虛辭也。荀子之學。傳于李斯。一爲苛刻之論。弟子奉行其說。流弊至于坑儒士。族誹謗。身被五刑。甚矣君子之當慎言擇術也。難者曰。五帝無死刑。而黃帝斬蚩尤。身體異處。何答曰。此戰陳誅畔之事。不得已用之。不足爲制刑法之証。又曰。怙終賊刑。今傳云。賊殺何答曰。此僞傳不足据也。太平御覽刑法部。引大傳云。不赦有過謂之賊。是眚災肆赦者。言爲人作眚災。赦其過失。怙終賊刑者。言怙惡不改。則不赦也。賊之言。害義不必爲殺。論語云。賊夫人之子。又云。老而不死是爲賊。是也。漢魏名臣。俱欲復肉刑者。漢文廢肉刑。後世多以肉刑之條。入于死刑。是名輕而實重也。然吾以爲卒不必復何也。復之之始。則減死刑以入于肉刑。久則重視死刑。而輕肉刑。苛刻者。又將增肉形之條。孔子懼始作俑者。五刑始于畫象。其後遂有五殺之刑。有苗旣作五刑。雖神禹不能廢。行之未久。流弊至于剖心炮烙。今廢五刑而又復之。其流何所底止。故古者三千之刑。數應禮經。歷世不敢加增。廢肉刑而効唐虞之治。又何不可。梁唐曾一廢死刑。有司或斃犯者于杖下。此無善人爲邦。而妄行其政。非法之弊也。吾因爲書義疏。而知伏生見先秦之書。勝

于古文家言故論之。

周書罪不相及論

春秋左傳僖三十年。晉曰季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又見昭廿年。苑何忌引。同。後漢書肅宗元和元年。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見潛夫論。論榮篇。今詳僞孔注。並無不相及之義。蓋誤釋經文。矧字弔字。及斷句亦多未合使然。案經云。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者。說文矧。詞也。字作𠄎。不應以況義解之。言此元惡大憝。其惟不孝不友之人。所爲大惡。必不謀于骨肉親戚。下云。子不祗。服厥父事等是也。云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者。弔。善也。與費誓無敢不弔之義同。弔茲猶茲弔。言惟茲善者。不爲政人所罪。政人卽下文惟厥正人。若大正少正之屬也。下云。天惟與我民。當斷句。言有常之民。爲天意所與。下云。大泯亂曰。乃其速由。又當斷句。言大泯亂彝常之人。乃其召罪也。曰同爰。速。召也。由同郵。過也。謂罪也。据漢書宣帝元康二年。詔引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又見風俗通。皇霸篇。及潛夫論。述赦篇。知當以文王作罰分句矣。速由卽酒誥惟民自速辜之義。僞孔誤讀其詞。釋爲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甚不詞矣。書意言大惡之人。不聽父兄教誨。子弟勸阻。而其父兄弟。亦有善者。不可株連坐罪。此善人有彝常。爲天所與。惟泯亂彝常之人。乃自取罪。尤應加以文王不教之罰耳。正與左傳漢書不相及之文。自相符合。爲解者誨其詞義。反疑經有脫文。豈不誣哉。鄭志。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

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族師之職。門內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寬。不知書理孰錯。未達旨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共相勅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云云。考族誅連坐之法。起于秦文武公。至漢文尙知除之。三代盛時。不應有此。周官所云。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者。言犯刑收贖之家。鄰里應有恤助。慶賞之家。可以均分惠賜。故下文云。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非謂牽連坐罪也。國家積德累仁。幾致刑措。遇有從坐之條。或奉特旨免死輕刑。深得康誥恤民宥善之旨。豈非三代已上哲王政令乎。

分淮注江論

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不得其解。或以爲誤。或以爲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不知禹貢揚州。已云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解者又謂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此僞孔之言。本不足信。貢道紆回。海運古無。是法。又有泥四瀆各獨入海。以爲淮必不注江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處與江分道。不謂上游支流也。孟子言排者。通其上游支流。以殺淮之勢。按水經注。淮水與泚水泄水合。泄水注濡須口。施水受肥。東南流。逕合肥縣城。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而應劭漢書注。並以夏水爲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合肥壽春之間。有芍陂。船官湖。東臺湖。逍遙津。見於水經注。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古巢湖水。北合於肥河。故魏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趨巢湖。吳人撓魏。亦必由此。又引貨殖傳。合肥受南北湖。今史

記湖誤作潮也。歐陽忞輿地廣記。王存元豐九域志。合肥有肥水。淮水。宋時廬州有鎮淮樓。蓋肥合於淮。淮水盛則被於肥。此淮水至合肥之証。孫叔敖之時。開芍陂。當因舊迹爲渠。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北支入淮。南支入巢湖。合於爾雅歸異出同之說。合肥城在四水中。故梁韋叡堰水破城。近世水利不修。淮肥斷流。然巢湖之水。夏間猶達合肥。古迹可尋求也。且古說大別在安豐。爲今霍邱地。禹迹至此。排淮。故導江有至大別之文。此又淮支流與江通之証矣。然則夏時貢道。正可由巢湖施泄肥水之流。通淮。達於潯澤。潯澤合沛泗之流。故云達於淮泗。從此達河。卽至禹都矣。江淮泗通流。不必在吳王溝通之後也。淮之上游壽春東。則有施肥通流。西則有芍陂宣洩。盛夏水漲。則逕合肥入巢湖。以達於江。故宋已前。淮流不爲洪澤湖之患。近世則上游無分洩之處。又以分黃濟運爲河流所逼。宜洪湖漲而高堰危矣。

明堂法天論

明堂九室。在國南。有宮垣。有四門。有靈臺。在南庫門。先王法天所建也。今天文書出黃帝巫咸。或疑後有增益。其甘石之書。見於馬班之史。及開元占經所載者。較然可信。甘公石申周末人。親見三代明堂之制。且言有原本。其說見於天官書。天官書之中官紫宮。則象王者之居。其南官太微三光之廷。卽明堂在國南之象也。匡衡十二星象宮垣。端門掖門。象四門。內五星五帝座。象五室。軫南天庫樓。象靈臺。亢南北兩大星南門。象南庫門也。藩臣將相執法諸侯郎位大將士大夫皆有星。各象天子明堂之位。而南門見於

夏小正非三代盛時。國南有明堂。安得有是天象應之乎。謂聖人法天以制明堂。以定天象。吾不敢知。要皆三代先秦制作無疑矣。而甘氏之說。則有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又有靈臺三星。在明堂西。見開元占經。而不載於馬班之書。似是漢時有三雍宮之制。後人增天象以應之者。然亦足爲國南之証也。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內有大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元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宮。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治事。見隋書牛宏傳。及御覽。是亦言明堂爲應天象。但以五官應五室。則中官紫宮何所應。何以太微廷復有五帝座星應五室。且天官書於中官星。則稱太一常居。別有勾陳閣道藩輔星象。是則王者之居中官已應之。不可泥明堂陰陽錄之言矣。南官太微在翼軫。翼軫已位之宿。四月斗建巳。斗杓攜龍角。角亢在巳。則翼軫在南。故夏時以爲初昏南門。正非應明堂之象。而何靈臺在庫門。亦應天象者。後漢志注引禮合文嘉云。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禮記王制正義引春秋文曜鉤云。軫南衆星天庫。是知靈臺在庫門。周書作洛篇。謂之庫臺。公羊傳何休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爾雅觀謂之闕。春秋僖公五年。公既視朔。登觀臺以望。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中。盧植禮記注。謂天子太廟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疑爲重屋。不合積土爲臺之說。且不知靈臺法庫樓之義矣。古之聖人。絕地天通。必制作應天地。而後能格神祇。故臯陶謨稱祖考來格。周官稱天神降。地祇出。禮記稱

享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孔子稱祭則受福。豈虛言哉。天之有五時。春動。夏長。秋收。冬藏。五行迭王。應享其報於人。其在明堂。應有主名。聖人因以五色名其帝。曰靈威仰。赤熒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自晏子諫上。已有五帝之位。在於國南之言。凡此諸名。猶之書詩稱昊天蒼天。易稱帝出乎震。齊乎巽。爾雅青陽朱明之屬。諒非諸儒臆造。故明堂亦必制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大室五名。以應天道。乃可降神也。古人制車制深衣。猶法天則地。何況明堂。傳曰。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二十八宿環天。其形圓橢。地則東西長而南北短。故聖人制明堂。應之。其諸儒所稱宮方。應坤策。屋圓。應乾策。通天。屋高。應黃鐘。八闕。象八卦。九室。象九州。十二宮。應十二辰。二十八柱。象七宿。堂高三尺。應三統。四鄉。五色。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應節氣。四達。法四時。八窗。法八風。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皆見於經傳。所述度數。微眇。或不盡能知。聖人也。聖人不可接。天帝於家廟。又不可祭。祖宗於郊。故爲之立明堂。以配享。又嫌於五時。享帝之已疏。故爲之還祭。月告於明堂。明堂者。仁之至。義之盡。明堂立而天神降。不獨郊宮之應。南官天象矣。

王制月令非秦漢人所撰辨

王制兼夏殷之禮。月令通天人之學。列於小戴記。爲禮經。宋儒多疑之。而以王制爲漢文博士所作者。本漢盧植語。以月令爲非周法。本鄭康成注。是不可不辨。王制疏引鄭駁五經異義云。王制是孔子之後。大

賢所記先王之事。是鄭氏不以王制爲漢文博士作也。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刺六經中作王制。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是漢文時別有王制。今禮記王制。並無本制。兵服制諸篇。何得謂之漢文時所作。中稱公家不畜刑人。公田藉而不稅云云。若不兼夏殷制。何以言之。又稱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考周尺以人身爲法。中人八尺。故以八尺爲度。卽以八寸爲一尺也。八寸爲尺。但短於古。仍分十寸。今按所得周器量而知之。大氏一尺當漢建安銅尺之八寸。今尺之五寸強。此篇云。以六尺四寸當周之八尺。計其時一尺之六寸四分。當周尺之一尺。則尺度又小於漢時矣。又稱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之十步。按漢書食貨志鄧展注云。古百步爲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爲晦。古千三百晦。則今五頃。困學記聞引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則較之百畝。當東田百四十六畝之十步者。更羨。疑周末諸賢所記。其非漢文博士所作。亦明矣。月令見於周書。而呂氏春秋淮南子俱取其文。如禮經中有樂記。又見於荀卿馬遷之書。不足爲異。言是周人所作。不獨後漢蔡邕之言。前此魯恭上疏云。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據此是蔡邕之說。本於魯恭。前人注經。俱未及引。書中稱大尉。猶云大官之變名。其例亦如稱內宰爲奄尹。酒人爲大盥。是以緯書有舜爲大尉之文。若以爲秦官。則書稱諸侯。豈秦制乎。秦豈有奄尹大盥之官乎。

季秋月令爲來歲受朔日者。四夷俱稟正朔。去王畿或萬里。非先期頒朔。勢不能達。今制亦以冬令頒朔。不得執此爲秦王建亥。因於此月頒朔也。至迎氣車服。應四時方色。不過一日服之以應氣。非終其一季。而鄭以爲殷制。亦已太泥。或以周禮朝祀車服不同。疑其非周制。更非通經之識矣。鄭氏注以月令仲冬之月。有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之文。謂與易及樂春秋說所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相反。細釋經文。所云聲色。謂非禮之聲色。不得以作樂當之也。大樂與天地同和。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不得擬之聲色。亂性也。惟史記集解引馬融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則似周書月令之文。與禮記月令亦不同。或取以補周書之缺。固由臆斷。若竟疑月令爲秦人所作。則雖鄭氏言。未可盡從。爲有魯恭之說在前。其後世諸儒疑經之議。更比之自檜矣。漢法疑經。則治以非聖無法之罪。孔子亦云。畏聖人之言。自宋已來。乃至疑繫辭。誓書序。易詩序。毀周禮。譎春秋。王安石改孝經。獨取大學中庸篇於小戴之書。而疑其餘篇。不一而足。襲如此之論者。安得治之漢法。使經學大明於世。學者慎思而明辨之。

俊又在官解

書臯陶謨。俊又在官。百僚師師。俊又謂大臣耆艾者。鄭氏注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又。馬氏注亦同。獨考書傳。無百人爲又之文。才過千人。鄭氏望文增爲才德。春秋繁露爵國篇云。萬人曰英。千人曰俊。百人曰傑。十人曰豪。說文云。俊。才過千人也。然

材過萬人也。高誘注呂覽云：千人疑此注未可從也。考爾雅釋詁：駿，大也。俊，同駿。釋詁又云：艾，長也。歷也。爲傑，萬人爲俊。又見文子尹文子。疑此注未可從也。考爾雅釋詁：駿，大也。俊，同駿。釋詁又云：艾，長也。歷也。郭注云：長者多更歷。漢書引此經作艾。知又實年長更歷之人也。周語邵公曰：瞽史教誨耆艾修之。韋昭注云：耆艾，師傅也。漢書孔光傳云：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又云：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是西漢人釋此經俊爲大臣，又爲耆艾之証。在馬鄭前也。古之大臣，必用耆艾。俾百僚得所師法。故經文下云：百僚師師，若不有耆艾在官，恐所爲師師者，不幾如微子云：卿士師師，非度邪。書康誥曰：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召誥曰：則無遺壽耆。君奭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文侯之命曰：旣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秦誓曰：尙猶詢茲黃髮。微子曰：咈，其耆長。唐虞三代皆重老成人，置爲大僚。諄切告戒，見於書傳，不一而足。漢魏已來，雖依禮文七十致仕，猶設三老五更，以附詢茲黃髮之義，或優其祿秩，存問政事，不用老成，卽所謂才過千人者，亦如左傳說：鄆舒氏有三雋才，恐爲少不更事，變亂舊章之人，將貽數世之患矣。此實鄭注千慮之一失。至曲禮五十曰艾，鄭注云：老也。案禮七十稱老，此注亦誤。鹽鐵論輕重篇曰：五十以上，血脈剛溢曰艾。以此說曲禮正合。鄭氏說艾爲老，自本洛書準識。哲云：仲父年艾，但彼注云：七十曰艾，以釋書之俊，又則合。以注禮五十曰艾，殊不合也。吾之不從鄭注，必有古說在前，取其長者，不敢妄加臆斷，以立異云。

武王從諫還師論

武王承文王之志。以十一年伐紂。至于孟津。天降赤鳥。河出白魚。八百諸侯不期自至。可謂天人合應矣。而還歸二年。謂天意未可伐者。以有伯夷、叔齊、扣馬之諫也。夷、齊之詞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据大誓稱。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馬融以畢爲墓地名。三統術稱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淮南齊俗訓稱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故不爲三年之喪。始據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虞而作主。武王至大祥。未葬文王。踰年不改子發之稱。載主而東征。皆變禮也。變禮爲卒父業。承天命也。八百諸侯以爲紂可伐。義士獨以爲未可。斥其變禮之非。謂之以暴。武王憬然悟矣。孟子曰：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是時升舟得魚。以爲燎。武王已改稱王。因夷齊一言。本人心以推天意。而云紂未可伐。聖人無利天下之心。于是見矣。還歸二年。葬文王。則夷齊之諫行。使紂亦畏懼改行。武王終爲西伯可也。紂則聞文王戡黎而不畏。武王觀兵而不改。甚至奴箕子。殺比干。太師少師與微子俱去。至十三年戊午渡師時。旣無扣馬諫阻之人。且有抱器歸周之士。於是人心大去。天意可伐。故曰：共行天罰也。揚子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武王以夷齊一言。而知天意。卒不蹈非孝易暴之譏。孰謂武王非聖人哉。若夷齊者。不獨爲商之忠臣。亦爲周之諍友。旣以直諫全武王之孝。亦因善養報西伯之知。首陽者。遼西首陽也。諫行而全其身。商亡而反其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袁宏後漢紀。彭城劉平。嘗出爲母求食。賊得平。將食之。平叩頭涕泣曰。今日爲老母採菘。母飢待平爲命。願得反食母。而還就死。賊見其志誠。哀而遣之。平還旣食母。卽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復還。賊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今乃見之矣。吾不忍食子。此事本東觀漢紀。史臣載之。將以爲訓乎。平所爲不足法也。義者宜也。與賊期。何謂義。賊至不足信。偶哀平之至誠而釋之。若反就之。而爲所食。何以事母。賊不食平。則平爲行險僥倖之人。是何足法。昔孔子與蒲人盟。而負之曰。要盟也。神不聽。晏子不死莊公之難。曰。非其親暱。誰敢任之。聖賢者。依于經。而知應變。孔子之要齊。反魯。侵地。管仲則勸桓公歸田。以示信于諸侯。信重則地輕。與要盟。勿信之事相反。而適相因。易地則皆然。故傳曰。權然後知輕重。平之所爲。豈知權者哉。史臣紀事。將爲後世法。吾以爲事不合乎經義。凡偏奇之行。可不爲之立傳也。

釋儒

楊雄法言云。通天地人曰儒。韓詩外傳云。儒者儒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後漢書注引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楊子所謂通天地人者。易曰。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立人之道。仁與義。以仁義配陰陽。卽以人參天地。故黃帝誨顓頊云。有大圓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也。上古聖人。無所師法。則以性情法陰陽。以視聽言動喜怒哀樂法四時五行。配陰陽立之名曰仁義。配五行立之名曰仁義禮智信。施諸政曰刑德。曰禮樂。凡設官分職。行政制器。無不法天而後行。

故五經異義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配象五行。是也。五常用其一。則偏而不濟。無學則蔽生。諸子之學。所以遜於儒也。大戴易本命。及內經諸書。尤詳天人合應之事。故漢儒有天人之學。孔子作儒行。以闡明之。誠以世俗執一端以病儒。不知儒道之大。而達權通變。猶天地之大人。猶有憾也。許君作說文。推制字之義云。儒。柔也。儒。柔音相近。儒者身備四時之氣。獨取義於柔者。洪範云。高明柔克。乾剛克以坤柔。故聖人有克己復禮之學。天施必得地生。五行得土相成。柔之時義大矣哉。禮運云。禮本於太一。太一猶太陰。五行始於水。畫卦始於初九。四時始於長至。陽在下爲甲子。天正之位。乾元所始也。老聘疑禮爲忠信之薄。不知非禮則天尊地卑不分。君臣父子之名不立。五教何自而施。說文又云。儒。術士之稱。術。言道術。考史記儒林傳。以坑儒爲坑術士。推十合一。謂之士。猶言聞一知十。何可輕當之。說文之字。以義相屬。儒字下則爲材。過千人俊。過萬人傑。可知儒名爲最尊矣。論語有云。君子儒。小人儒。言大人務儒之實。小人假儒之名。非儒中有小人。周末諸子。得五行之一偏。用之治世。亦有効。其著書自知不及儒。遂相詬病。至有非儒之作。後世人惑之。亦疑儒名之不尊。謂聖賢之名尊也。賢之字从貝。說文云。多才也。考之詩云。我獨賢勞。言獨多勞。論語云。爲之猶賢乎已。言猶多乎不爲。列子力命篇引夷吾曰。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此賢字不必有學術之証。其稱實不逮儒。且以小人儒之語而病儒。何不可以博奕之賢病賢乎。明時定孔廟兩廡。稱漢儒曰儒。宋曰賢。其意欲抑漢而崇宋。不知適所以尊漢。

儒也。此蓋姦人張璠所爲。不學無術之甚者。有經術之謂儒。其材過人者。俱謂之賢。可也。後人解經。所言典章制度。或有舛誤。不及漢儒遠甚。何以當應劭區別古今之言。荀子稱大儒之効。卽周禮所謂以道得民。孔子所謂祿在其中。宋明之世。號爲儒者。或雜以禪學。旣不能造次必於儒。而謗譽兼之。是大道以多歧亡羊。非儒之過也。儒又有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自處之道。則然與。

用國考

路史國名紀周世侯伯有用國。引風俗通云。古用國。見毛詩。在高唐。乃用地。故有用姓。名士錄有用羽之。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古有用國。見毛詩。漢有高唐令用蚪。名士錄有高唐用羽之。之字。今本闕。按此文在今本風俗通逸文中。亦見容齋五筆。通志氏族略。應劭云。出毛詩者。桑中篇有孟弋孟庸。毛傳以弋庸爲姓。孔氏正義不能言其所出。錢少詹大听以古書庸與閭通。左氏傳閭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嘉靖山東通志。古用國在今高唐州地。故有用姓。引名士錄有用羽之。蓋以國爲氏。太平寰宇記。古高唐城在禹城縣南五十里。蓋漢縣。在今高唐禹城交界。庸職正是齊人。古庸用亦通字。是孟庸庸職用蚪用羽之。當爲一族。其故國在禹城高唐之間。旣可釋毛詩。亦可補方志之缺。盧學士文弢輯風俗通逸文。刪見毛詩三字。蓋不知其指孟庸也。禹城縣舊志。古迹不載用國。因据嘉靖通志增入之。而爲之考。

委吏解示同舍生

孟子云。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趙岐注。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史記所言。正足証孟子。按周禮遺人。掌邦及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地官司徒之屬。是其事也。司會則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冢宰之屬。孔子正爲遺人之官。稱季氏史者。時季氏秉國政。得專司徒之事。孔子爲其屬。故季氏史亦魯臣。非仕于私家也。會計是司會之事。所云當者。讀如奏當之當。謂料量委積上之司會。適當國家會計之數。不爲季氏求贏餘也。故史記則云料量平。說文料字解。量也。料量猶言概量。以概平斗斛。無浮入也。此正對求也。爲季氏聚斂附益言之。不獨辭尊居卑。亦辭富居貧之一端。諸生于孔子不求贏餘一說。未能闡發。由不能細釋史記文與趙氏注耳。若止以供職爲當。則人人能之。且國家亦不容有不供職之吏也。

古上士劍考

考工記。桃氏爲劍。身長五其莖長。謂之上制。上士服之。鄭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予得古劍。莖長適滿把握。身長五之。加以莖五寸。則三尺也。以其莖長分寸。折量其臘廣。首廣兩從之度。悉與考工記符合。可以知周尺周量。大率周尺。以中人指廣爲寸。一尺當今之五寸強也。大戴禮云。布指成寸。何氏休注。公羊云。側手爲膚。鄭氏注。投壺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以此度之。一指廣寸。則四指鋪廣四寸。加大指握物爲五寸。故劍莖適滿把握也。宋人不知案指側手之義。誤以指節豎量。則太長矣。山海經郭氏注。引

汲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劍。晉書束皙傳作銅劍長二尺五寸。蓋郭注誤二爲三。二尺五寸連莖數之。卽三尺也。史記漢書俱稱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是古劍皆長三尺。加之劍首內劍鞘中。又長數寸。佩在左。負之植身後。適及肩。古人制器。與人身稱。再長則不便提攜也。復有七尺長劍。與此不同。說苑淳于髡曰。腰中有七尺劍。史記刺客傳云。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劍以擊荆軻。裴氏集解引漢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七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漢書廣川王去好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因作七尺五寸劍。司馬氏史記索隱引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皆卽長劍。與上士三尺劍異制也。宋李公麟畫孔子弟子象。多攜此劍。今刻石存浙中。因說古劍併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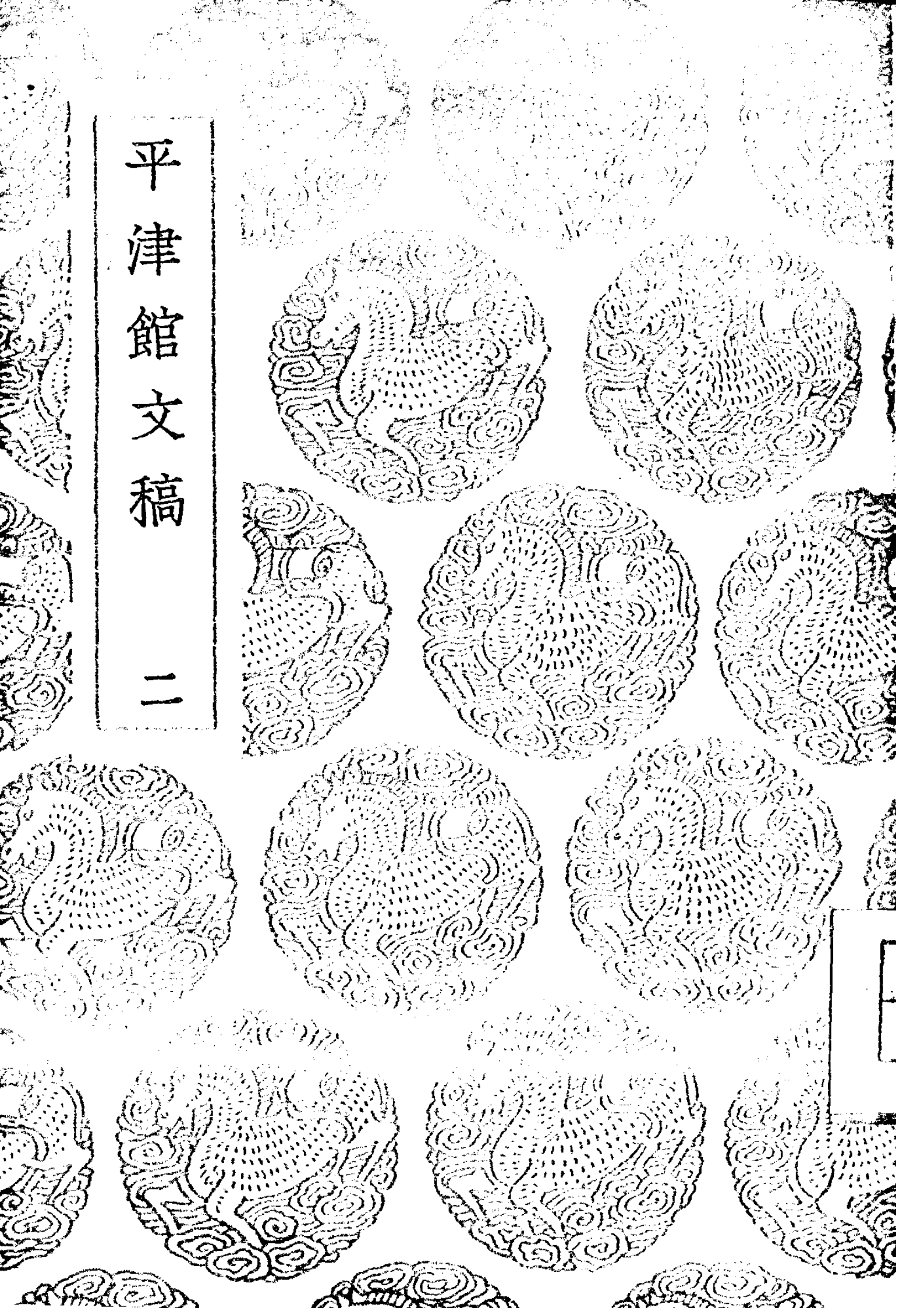
83

14

2525

平津館文稿

二





成集書叢

編初

著 編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平津館文稿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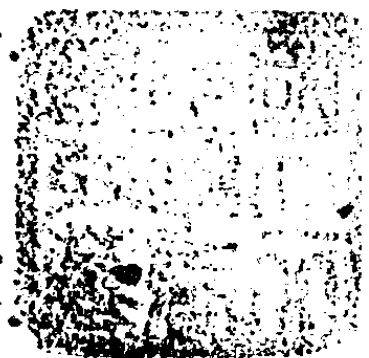
3 0646 3767 5

孫星衍撰

平津館文稿卷下

魏三體石經遺字校釋序

隸續所載三字石經。蓋魏正始中立石。宋皇祐時。蘇望得搨本。摹刻于洛陽。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凡八百一十九。爲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春秋左氏。桓莊宣襄四公經文。亦有傳考。孔子壁中書。有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皆科斗古文。漢世藏于祕府。亡于晉永嘉之亂。魏初邯鄲淳猶得目覩而手摹之。故衛恒四體書勢。稱淳爲傳古文。又謂正始立石。失淳法。則淳書實孔壁古文也。其在洛陽太學講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見于水經注。淳旣得見古文。所書當有他經。而獨存尙書春秋者。魏齊先後徙洛陽石經于鄴都。多沒于水。隋開皇時。又徙于長安。以亂廢爲柱礎。但有傳拓之本。存于祕府。故隋經籍志載三字石經。惟尙書九卷五卷。春秋三卷。比之七錄。所有卷數。且失大半。其餘易書詩儀禮春秋公羊論語孝經。卽一字石經而已。然其時經石猶有存者。唐貞觀中。魏徵請置三字石經十數段于九成宮祕書監。武后時移于著作院。或鄴都長安之餘。又有開元五年得三字春秋一十三紙。至周顯德中。嗣太子傳寫之。唐世書學博士教國子生以石經說文字林爲業。石經三



51239

083
1124

2: 2526

體書限三年業成。卽用此諸本。郭忠恕取以入汗簡。多出隸續四十餘字。至宋夏竦之爲古文四聲韻。增多之字。無殊絕者。宋金之亂。中原淪喪。經石旣失。隋唐故府本。及北宋摹刻。俱不存焉。惟餘隸續所載。傳寫亦稀善本。三體石經之學。于是幾絕于世矣。今就隸續遺字。考其篆法。足以補正說文及經傳者不少。如余作舍。可證許氏余从舍省。丑爲𠄎。可證許氏丑象手形。替作唇及替。可證漢書引不敢僭。上帝命黃爲𠄎。可證漢律苛爲止句之變體。盧作旅。可證新附旅弓之俗字。至以鍾籛字爲莒。淖水字爲朝。曷爲歷。媯爲若。殼爲穀。筍爲郇。又可知古文假借之義。或合于說文所載古文重文。或足補說文未備。尋繹字畫。實爲小學圭臬。唐宋已來。不究古篆。傳寫音釋。頗多譌舛。至釋𠄎爲副。釋彊爲僵。如秋字作𠄎。潞字作𠄎。幾不知所從。蘇氏又以尙書春秋左氏錯雜成文。命爲左傳。不加分別。倘有令甲。如唐世用三體石經課士。其學無由復興。豈不惜哉。昔杜林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握持不離身。常恐斯經將絕。韓愈見李服之所得科斗書孝經。衛宏官書兩部。令賀拔恕寫留其本。蒙雖不敏。夙究篆籀之學。就隸續所載。理而董之。證以經典字書。爲之音釋。又得嚴孝廉可均。洪明經頤煊。互相是正。刊刻傳遠。竊附古人好古善述之志。方冀河陽關中經石。後世復出人間。蓋以擴其聞見。倘吾言疏謬。俟通人更定之。若夫三字一字。五經六經之異說。洪氏已詳辯之。不復贅述云。

二渠者何。大河與漯川也。河曷言渠。成阜今泗水大已北。禹所廝。故曰渠。漯曷言渠。江淮河濟爲四瀆。非人力。漯則禹所治。始自東武陽今朝城。以達於海即大清河自利津入海。故亦曰渠。班氏地里志。獨於漯稱禹治是也。九河見於經。二渠見於史。且河漯之名。俱見於禹貢矣。史遷見古文書。引夏書及二渠之說。是卽益稷謨佚文也。謂二渠爲北瀆及漯川者。孟康之言。近古當得其實。禹河自大名已北。東光已南。合清河即淇水。東光已北。合漳水。至章武津今天入海。故班氏稱爲鄴東故大河。周定王五年。東徙平原高唐之間。王莽時。枯。故後人謂之王莽河。亦謂之大河故瀆也。鄭氏注尙書。以屯氏河爲河故道。何故。瀆復出爲屯氏河。卽今俗稱老黃河支流。亦北合於漳。故水經注云。衛漳舊道。與屯氏相亂。自此已北。皆禹迹也。李吉甫以屯氏爲永濟渠。卽今衛河矣。曷以知河徙平原高唐之間也。孔子自衛將適趙。臨河而返。謂之鳴犢口。今高唐州西境。在河徙之後。州境得有河也。高唐西北爲趙境。或疑之。考春秋傳。齊威王使臧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漁於河。則知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賈讓之言不誣也。何以言漢武復禹舊迹。漢武築金隄。寒瓠子。導河北行。漯川亦通。終漢之世。河患以少。河合淇漳以入海。卽禹迹也。漳爲禹迹何。漳水過祭陌。有河伯娶婦之事。故知漳卽河也。後人鎔銖尺寸而較之。豈得謂之通知地理者歟。史遷据古文。班氏見周地圖。所言不可誣也。漯首受河自朝城。後人謂漯始黎陽宿胥口。誤以濟瀆當之也。漯何以不見於後世也。大清河則漯川。小清河則濟水。濟水絕於章邱之北。漯川絕於濟陽以東。俗稱徒駭河。卽漯川也。東漢北魏。河

濟何所行。行漯川之北。出入今馬頰徒駭之間也。唐時河患亦少。以有漯川。且北流也。宋時南北分流。不用導河入漳之議。而回河使東。無復禹迹。河患自此多矣。今河北流。禹迹乎。會通河以西。合濟瀆。以東。合大清河。大清河自濟陽以西爲濟瀆。以東爲漯川。河行二渠之一。謂之禹迹可也。治之柰何。馬頰徒駭。北達於海。西屬於會通河。深浚而利導之。疏小清河通於大清河。以復濟瀆故道。而殺河勢。濱州滄州之間。胡蘇鈞盤鬲津諸河。並有形迹。次第可治。漢時議者。欲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御史韓牧以爲縱不能九。但爲四五。宜有益。今疏馬頰諸河故道。奚啻四五。下尾合爲逆河。會於淇漳。則二渠之故道盡復也。河不復南。運道傷乎。曰。無傷也。河至臨邑。謂之四瀆津。酈道元言。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稱。又言吳王掘溝商魯之間。北屬於沂。西屬於濟。是河漯沂濟。自古相通。益以汶流用之。濟運不減。黃淮交會之口也。余氏闕亦言河北徙而會通之漕不廢。漕以汶不以河也。且夫濬齊桓已塞之河。復大禹二渠九河之迹。神功也。河名大清。百川之所朝宗。美瑞也。東北流環拱神京。勝於屈南東注之勢。地利也。省南河設官歲修億千萬之費。涸出東南億千萬頃之地。足資東方工用賑恤。量移民居而有餘。致數十百年安瀾之慶。轉禍爲福之大機也。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惟聖人灑沈澹災。能與天地參也。

荆樹山房詩集序

嘉慶四年冬十月。同年生鎮洋田明府。以其六世從祖斗岳先生六世祖雲岳先生詩文。屬敍於予。且屬

編定。越歲始報命。斗岳先生名嶠。有孝行。不仕。事載方志。雲岳先生名義。明萬歷間。由舉人歷官平鄉。與安兩縣令。齊魯稱二田先生。兄弟甚友愛。負文名。築荆樹山房於鉅野城西南四十里。讀書其中。斗岳先生詩文集二卷。自編御李集。明福集。遊燕集。各一卷。雲岳先生詩文集二卷。兩先生著述。故不止是。因毀於火。亦稱燼餘稿。皆明府所輯錄云。兩先生當明之末造。汲汲以勸厲風俗。激揚士氣爲己任。故其文多表彰孝友貞烈。頌美當道經世實政之作。讀之使人親親善善之志。斐然感發於數百年後。誠得詩人與觀羣怨之旨。是時堯濟間民。有感於白蓮教者。以彌勒出世。相扇動數萬人。攻掠鄆城鉅野間。官兵不能制。兩先生率家屬行間。爲縣令趙某區畫守城。聚餉募鄉勇。詰奸宄諸方略。賊來有備。斬獲甚衆。鉅野城以保全。而鄆城遂破。然則兩先生之才猷智略。又豈以僅詩文以自見於時者。且讀兩先生之文。知其以道覺民之苦心。欲消患於未萌。斗岳先生之作三教堂碑也。曰。或欲以般若清淨配聖經。吾不知其於南面之治何若。又曰。世有孔子。必能用二氏。又他文曰。儒而禪語。得毋信道不篤乎。雲岳先生亦云。我東土素沐聖澤。亦且惑於佛事云云。可以知兩先生之學之純。傳曰。經正則庶民興。措紳者鄉閭所矜式。使明之士夫。盡如兩先生之闢異學。尊聖經。造次必於儒。庶民不見異而遷。不知有所謂彌勒者。何至有白蓮教爲一方之患。使兩先生以爲人區畫者。得自爲政。以籌攻守之策。則其時雖有弄兵潢池者。不足爲患。以此知明之不能用兩先生。使僅以詩文自見。尤可惜矣。斗岳先生詩。雄奇之氣。得於杜子美。雲岳先生

清遠之致。又如劉長卿。至兩先生之選詞博瞻。屬對工麗。俱擅溫李之能事。卽以詩文自見。亦足名一代也。鎮洋明府能承清白之訓。厲操行。肅吏治。浸浸乎有移風易俗之政。其抱負非可以科名文學盡者。今天子詔舉廉吏。有實蹟者。西南兵事以次告捷。行見明府之文之行。無媿兩先生。而遇且過之。異時撰述之傳。彙爲家集。如坡仙樂城之有斜川。尤一時盛事也。嘉慶四年某月日書。

隨園隨筆序

簡齋先生哀集。生平所閱經史百家疑義要義。爲隨園隨筆十五卷。旣卒之兩載。其子通及遲。攜以質之。星衍尋覽終卷。竊服前輩之勤學好古。不可及也。始星衍以詩謁先生。先生亟賞譽之。以爲天下清才多。奇才少。錄其存者入篋。衍集中。已而見星衍爲訓詁聲音之學。又寓書責其好考據。以爲才不奇矣。先是星衍亦有詩投先生云。我媿千秋無第一。避公詩筆去研經。又復書以爲懼世之聰明自用之士。誤信先生之言。不求根柢之學也。然先生棄官山居五十年。實未嘗一日廢書。手評各史籍。字迹歷歷猶在。則亦未嘗不時考據。世之以嫚薄輕豔詩托言師法隨園者。非善學先生者也。顧先生欲然。嘗恐所言之或有舛誤。故竟其生不以此書付梓。實則著書當觀大體。又思其命意所在。古人千慮亦有一失。如馬融以今文秦誓爲僞。盧植疑王制爲漢文博士之作。他如賈孔疏義。呂顧字書。謬誤輒數十百條。近世說部如困學記聞日知錄最佳。王氏之誤。先生書中亦言之。顧氏則不知以父不祭子爲餽餘。又多誤駁說文有

本之說。而皆不失爲儒林邃學。先生之書。雖有小疵。何病焉。昔先生嘗舉鱗皮鼓郊天。及鑿尸頰飯哈以問。時未及答。及檢漢書王莽傳。冠鱗韋之弁。李奇注謂鹿皮冠。說文謂鱗爲大牝鹿。與麒麟字異。知是鹿皮鼓耳。雜記鑿巾以飯。注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是鑿頰乃鑿巾耳。惜不及告先生。聊書此。慰挂劍之恨。先生始爲強項令。繼以才名傾動當路。而未嘗先謁人。生平不信陰陽術數。宋人談理語。及釋氏之教。以爲佞佛者。且求福於無形。況其有形者乎。故其書言信時日小數者。無不破敗。又言鬼神生於人心。皆合于聖人知不惑。勇不懼之義。又言宋學教人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皆是彼法也。凡所言皆非尋章摘句之儒所能幾及者。豈非曠世之才。必有過人之識與。

洪筠軒文鈔序

臨海洪氏兄弟多才俊。先是有坤煊者。以諸生負文名。朱宮傅石君師視學時。生擬成公綏嘯賦。賞異之。拔爲選士。至都館於家。以壬子科得第。不永年而卒。其弟曰頤煊。震煊。頤煊字筠軒。震煊字樹堂。最好學。亦爲石君師所識拔。阮雲臺中丞筆記。稱臨海兩生。精研經訓。或過齊次風侍郎者也。予主講浙中。與中丞及王蘭泉少寇。以古學課詁經精舍諸生。見兩洪生撰著古書尤多。越數年。而筠軒亦貢成均。授經於蕪城。以所刊文鈔見寄。閱其文多證明經史之作。與世之浮華佻巧。學無所得者殊。予嘗惜鄭康成六藝論不傳。欲輯十七史志議禮之文。及天文地理異同之說。合之漢魏六朝人文之足證佐經學者。爲一集。

題曰六藝通論未及成書。而世人方見予問字堂集。有訾以爲不合唐宋八家體格者。蓋明季以來。以八比課士。其選唐宋人文集。多取近於時文。習見者疑爲古文定格。不知古人當日亦自行胸懷。隨其學之所得。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率意成文。不肯修飾邊幅。亦如眞英雄之視井底蛙耳。八家中韓退之學識最高。無背聖哲之論。柳子厚則多出入。所見僻隘。略如其人。歐陽永叔不惑二氏之學。持論甚正。然漢議不合於經。蘇子瞻經學典禮甚疎。其文實天下之才也。予嘗恨學不深。苦文不逮。意每與筠軒諸人同志者言之。又不肖爲遠經無益之言。今觀筠軒所作。先得我心。宜其兄弟見賞於石君雲臺兩先生。筠軒進猶未也。近館於安德平津館。與予商撰尙書今古文義疏。及校訂古書。將爲五經異義補證。櫛堂從邵楚帆學使游。亦將以夏小正注疏。寄予刊刻。而予早衰。輒有假年學易之歎。倘因仕學餘閒。擁古書銷永日。有所成就。以遂闡揚古學之志。固宿昔之願。否則幸同志者繼成其事。無一字背先聖之言。無一言爲欺世之學。筠軒兄弟其人也。嘉慶十一年六月七日。撰於安德使署。孫星衍。

太白陰經跋

此本太白陰經十卷。前有序。題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卷數與中興書目唐宋藝文志符合。驗是前明人手錄本。予在翰林時。與校祕閣書。錄出一本。八卷。前缺天無陰陽地無險阻二篇。後失卷八分野風角鳥情之文。及卷九遁甲等篇。卷十元女式等篇。曾以茅元儀武備志中所引校增。僅

補卷一所缺二篇。及諸陳圖並缺文數處。及得此本十卷。乃爲完備。然此本亦有不及內本者。卷八雜占之文。較省十之四五。恐爲抄錄者節刪。或當時用之軍中。各有簡鍊。本不同耶。陳圖亦與茅本各別。不知茅据何本。書中稱經曰。大率用太公陰符司馬法諸文。爲宋人刪去其文。猶見此書者。故義蘊宏深。往往有韻。必非唐人之語。筌釋經文。卽命其書爲經。亦殊僭也。遁甲之術。近世惟傳宋人符應經。得此知五將三門古法。已爲唐人所引。尤足資考証。相法最古。見於各史。而並無宋時之書。蓋術者匿而焚之。以神其伎。此書相人篇言之極詳。且亦有韻。必出古書矣。虞侯是軍中官。筌以永泰間撰此書。蓋必奉主將之命。搜討兵鈴成之。兵法傳於世。六韜之外。有孫吳司馬法。而此爲唐將行用祕本。規制悉備。尤切於實用。惟中載毘沙門天王事迹荒誕。竟祭之軍中。唐時崇尚釋氏。功令之謬。要在節取之。近時所出書古本。或可增益中祕所未備。不敢任其失墜。故一一校錄。俟他時彙呈乙覽。謹記於後。嘉慶五年十月十一日。孫星衍書於無錫舟次。

乾象通鑑跋

乾象通鑑一百卷。宋李季撰。卷後題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奉聖旨。其書以建炎四年奏上。紹興元年命付太史。卽依經改正譌舛。見繫年要錄。及玉海。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亦載其目。四庫全書。未曾入錄。按李季序稱。天象時變。臣已逆知於十五年前。嘗以微言咨於故丞相李邦彥。前北帥王安中云云。則季爲北

宋時人檢陸游老學菴筆記。有前宣州通判李季善奏章。爲秦會之設醮。未知卽其人否。是書明抄本。備具歷代占驗之學。所載黃帝巫咸甘石京房郗萌等古書甚多。並有在開元占經已外者。實則增損楊維德等景祐乾象新書成之。季序所稱。早遇異人。密傳奧旨。則欺人之言也。玉海稱紹興三年詔。知宋時太史局。每月具天文風雹氣候日月交蝕等事。實封報祕書省。困學記聞亦云。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每有星變。館史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後。枋臣欲抹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因知秦誓之言。人之有技。違之俾不通。古今一轍。是李季此書。殆不行于南宋之世。季或以明陰陽爲秦檜所忌。後又入其牢籠。至爲齋醮。其書有所本。固不以人廢言也。天文之學。有分天部轉算兩術之不同。近之習西法者。率不事仰觀。轉斥占驗爲不可信。至說日月食。推測可知。不爲災異。余在比部時。有通西法者。同僚嘗與辨論。詰以人生死亦可推測而知。將遭喪亦不爲災異邪。病目有時而愈。病時不爲疾邪。日月食何異於此。其人語塞。近時西法亦因子言改更其術。故曰。舊章不可亡也。此本抄存家塾。予不省占驗。徒以中引古書。可用爲解經証據。補注疏未備云。

宋揭淳化閣帖跋

吾鄉秦文恭公蕙田所藏宋揭淳化閣帖。每葉旁有張文敏公照題字。或以示余。索售重價。因得見之。核

勘顧從義釋文。及世間流傳上海顧氏各本。不獨紙墨神采。及游絲飛白處絕勝。其第五卷倉頡等篆。皆縣針文。李斯篆。𠄎字耕字筆畫亦大異。卷末款識聖旨。聖字比前二行略升高。此與今本顯然不同之處。至各本闕字誤字。此獨完備不誤。第一卷。唐太宗書。卿所疾者。卿字不闕。第三卷。劉瓌當作之書。秋末陽遠。秋字獨全。第四卷。徐嶠之書。動止安隱。止字不誤作正。第五卷。隋僧智果書。蔡邕書一條。增減篆體。志其名。志字不誤作忠。第六卷。王羲之書。伏想帖。疾至篤。篤字不模糊。第七卷。王羲之書。省飛白。乃致佳。省字下半不闕。此郡之弊。自非常才所濟。非字中筆尙全。第九卷。王獻之書。雖奉對帖。方欲與姊。姊字有直筆。第十卷。王獻之書。鄱陽歸鄉帖。饑饉。饑字中無點。凡此之屬。不可悉數。俱勝于顧從義所見潘華文。顧孫氏諸家本。儼與古唐帖。及大觀十七帖相符。古唐卽昇元帖。與十七帖皆南唐時刻。而大觀時出內府真迹。重摹上石。故與初搨淳化本同也。惟此本第七卷。王羲之書。多出吾服食云云廿一字。在愛爲上一條之上。與十七帖同。又重出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知足。下行至吳會。違一條。與淳化帖大異。未知何故。或因其紙似蟬翼。搨言是紹興國學摹刻本。考法帖譜系。載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真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簿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本。如其言。則是板本。而此本所有銀錠裂文一二處。與顧從義所見舊搨本同。較爲細瘦。又如第一卷。東晉武帝書。第二卷。衛瓘書。俱有石損文。驗非木刻。則不得謂之紹興摹本矣。據顧從義所

引泉州黔江臨江長沙潭本。修內司本。文字與此俱不同。疑宋時棗木本燬後。或更以初搨佳本上石。卽是此本。然輟耕錄所載宋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於祕閣。前有目錄。卷尾無篆書題字。與此又不同。此帖要爲宋搨淳化佳本。疑以傳疑。俟博物者再爲考定可也。

家文介公殿試卷書後

先文介公殿試一甲三名卷。自公官禮部時取出。藏於家者。易代後失去。家君始從鄉郡購得之。前有朱題第一甲第三名字。傳是御書。後有朱印。讀卷官銜名。則與今制異。卷內加朱圍。讀卷之名義。起於此。奉命閱卷。僅加句讀進御。不敢專也。文介公故以書名家。此卷細瘦。不作館閣字體。間有脫字誤字。當時不加指摘。由以文義簡拔。不苛細失也。文中推陰陽以論文武之不可偏廢。公深於儒術。故所言天人合應之道。北於賈董。末以箴規進。似逆知神宗之不振。故諷以振無形之武。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趙志臯張位陳于陞沈一貫四輔臣。同年生。時稱正士。趙張疏救艾穆沈。思考諫奪情被謫者。至是居正獲戾。而趙張用矣。文介公出其門。海內有彙征之慶。并不意他日之僅以直聲著。而卒不竟其用也。公名慎行。以萬歷甲午乙未聯登上第。後百九十三年。星衍以乾隆丙午丁未通籍登朝。先後鄉會科同在午未年分。自幸座主及讀卷師。亦皆一時名德。清白之傳。蓬麻之訓。可以不至墜家聲。而孤特達之遇。聊書此以自勵云。五世從孫星衍謹跋。

題金陵陳氏祖象冊後

金陵陳氏以其先世遺象冊屬題。凡十四人。曰旭。以升之字行。宋太師丞相口國成肅公。曰申之。昭化軍節度使。入相。曰澤。言青苗法不便。以京秩貶明州。曰泌。潤州僉刺。曰洙。國子助教。仁宗朝論建儲。飲藥卒。明無覬望。曰良輔。以助教改宣黃主簿。曰汜。乾道進士。朝奉大夫。福建提舉。常平茶事。賜紫金魚袋。曰瑤。前明以醫徵入太醫院。曰瑜。洪武時進士。刑部右侍郎。曰愷。贈湖廣黔陽縣知縣。曰鍾。能醫。厲儒行。曰綱。黔陽縣知縣。曰鏡。武昌判官。有循聲。後附立象。及長沙通判陳公墓志。及傳。顧璘所書。有文待詔徵明跋。按跋言。陳魯南。襲先世遺象十三人。今十四人。後卽魯南象也。古者聖人絕地天通。知鬼神情狀。設尸而祭之。其禮大率廢於嬴秦。然削木祀黃帝。模金鑄范蠡。石室圖孔子。所傳甚古。今孔子塑象。據李仲旋碑。自魏世已有之。明之奸臣張璉。以爲象飾類西域金人之教。易聖象以木主。當時不盡遵其法。故所見山左江右僻邑。尙有古象。然則子孫之思先代。非象無以交神明。而文氏所云畫象之說。不經見。與程氏一毛一髮之論。其違聖經立尸之義也。陳氏今居金陵。先世代有達人。傳家清白。賴有此圖冊。以知梗概。誠可謂數典不忘者。予家先世居定遠。自燕山忠愍侯。以佐明定海內。子孫多析圭擔爵者。至山西行太僕卿諱鑾。及禮部尙書文介公諱慎行。俱以文章清節顯于昆陵。今家藏列祖畫象。不減陳氏。他日擬摹彙一冊。並記祖德大略。以示子孫云。

虎邱新建吳將孫子祠堂碑記

吳東門外有孫子冢。見越絕書。云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又見郡國志。引皇覽。在吳縣下。明盧熊蘇州府志。引吳地記云。在平門西北二里。吳俗傳其地名永昌。今求其冢不得。惟長洲之雍倉有冢。土人呼孫墩。雍永聲相近。道遠未敢定之。郡之士大夫。及吾族人。以爲虎邱吳王闔閭所葬。孫子爲吳王將軍。破楚。故闔門亦名破楚。門宜於虎邱建祠屋。以棲神。因謀於當道。立祀祭享焉。孫子名武。字長卿。其先出自齊田完五世孫。孫書。唐林寶宋鄧椿姓氏書。言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樂安。生馮。爲齊卿。馮生武。以田鮑之難。奔吳。伍子胥薦於吳王。將軍破楚。古者將軍。如左傳將上軍。將中軍之屬。非有是官。武特爲子胥畫策。不受官。故越絕書稱爲吳王客。春秋旣載子胥破楚之功。不必及武。故名偶不見於史。武死有功。其子明。食采於富春。生贖。顯於齊。其後世有達人。支族繁盛。或居太原。或居清河。或居汝州。郟城。或居青州。或居昌黎。或居武邑。武遂。見姓氏書。皆孫子後也。孫子有功於吳。自當廟食此土。後且失其墓。豈稱東南士夫聲名文物好古興廢之志。唐肅宗祀太公望爲武成王。以孫吳等十人配享。如孔子之有十哲。國家令甲。以孫子十三篇發題試士。尤宜令武學諸生。有瞻拜像設之處。然則吳門立祠。合於祀典。有功於民。及因國無主。後則祀之義也。翰林院庶吉士孫原湘。孫爾準。山東督糧道孫星衍。高唐州知州孫良炳。皆遠祖孫子。予告刑部侍郎王昶。爲孫子五十七世孫。以外家爲姓。同時建議醮貲。蘇州周太守

鏐。吳縣舒大令懷。前朱大令錫爵。元和萬大令承紀。實成此舉。并族人之好義者。列名碑石云。銘曰。
桓桓我祖。傳此韜鈴。信賞必罰。不殘以嚴。霸吳入楚。折衝樽俎。歸功伍胥。榮名不處。兵經煌煌。名將之則。
適道以權。我戰則克。士有誦法。神所憑依。支族分布。崇祠在斯。左瞻巫門。北倚虎阜。魂無不之。死而不朽。
廢祀復舉。武功右文。吳都永苾。潢池埽氛。

詰經精舍題名碑記

人材出於經術。通經由於訓詁。堯典契敷五教。臯陶謨言勅我五典。先儒訓典爲常。班史之志。藝文以五
經配五常。蓋有所受。三代已來。賢臣諄切告誡。以稽古爲先。則曰。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曰。是彝是訓。于
帝其訓。曰。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周文公諡法解。爾雅之篇。作焉。下逮春秋。
列國名臣。俱能稱述訓典。漢承秦滅學之後。廣求遺書。任用經術之士。時則有以春秋折獄。禹貢行河。洪
範明災異者。大臣開閣延賓。文學侍從之臣。得與謀議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兩漢政治文學。於
斯爲盛。魏晉已降。經義紊於王肅。卮言日出。而清談廢事之俗成。一變爲六朝靡麗之作。隋制工商不得
入仕。始立進士科。然以律賦試士。未及振興古學。至唐兼立明經科。其試進士。以經策全通爲甲第。又廣
立書學。試以說文字林。并及石經。其時在位通人。皆能撰述。朝章國典。炳然可觀。北宋慶歷時。范文正及
富鄭韓魏公。相繼執政。力復古學。學者知守古注疏。自劉敞王安石先後以新經義惑亂後進。併改明經

爲進士一科。而北人之守詁訓者，不能進用。世目明經之科，同于學究而已。然有元皇慶時，猶詔令易書詩禮三傳，用宋注之外，兼用古注疏。至明永樂間，胡廣等四書五經大全出，而經學遂微。自後掇科之士，率皆勦說雷同，習爲應舉之業。漢唐傳注，從是束之高閣。我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試士以四書文主試之。有學術者，又擇五經文對策，佳卷列爲高第，進呈乙覽。殿試專以對策，詞館課以詞賦，猶恐經學之不明。旣開博學宏詞之科，又特舉經學之儒，授以館職。時則有若毛氏奇齡、朱氏彝尊、胡氏朏明、顧氏棟高、惠氏士奇諸人，著作彬彬，列於大雅矣。阮芸臺先生，先以閣部督學兩浙，試士兼用經古學，識拔高才，生令其分撰經籍纂詁一書，以觀唐已前經詁之會通。及爲大司農，來開府，遂於西湖之陽，立詁經精舍，祠祀漢儒許叔重、鄭康成，廩給諸生於上舍。延王少寇昶及星衍爲之主講，佐中丞授學於經舍焉。其課士月一番，三人者迭爲命題評文之主，問以十三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識。不用扁試糊名之法，暇日聚徒講議，服物典章，辯難同異，以附古人教學藏修息游之旨。簡其藝之佳者，刊爲詁經精舍文集，旣行於世，不十年間，上舍之士多致位通顯，入玉堂，進樞密，出建節而試士。其餘登甲科，舉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東南人材之盛，莫與爲比。異時有令甲，覓求經學之士，或不至如劉歆所說，國家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施之有政，庶幾通達治體，亦不至有不學無術，變亂舊章之患歟。則中丞之好士在一時，而樹人在

數十年之後。吾知上舍諸君子。亦必束修自好。力求有用之學。以爲一代不可少之人。撫部方敷歷中外。建樹不止此。少寇老矣。星衍又早衰。將屈指同舍生立功立言之効。不獨拭目登科之錄也。夫浙東西與吳俱爲會稽郡。延陵季子化行所及。越紐載孔子奉雅琴從弟子以就勾踐。子貢因爲內外傳。記其風土。或者謂此邦文物盛於南渡以後者。殆不然也。題名仿自漢碑陰。至唐而名山公府登科集宴之地。皆有記述之碣。所以考賢否而厲顧名之士也。今作題名記。書上舍生因及撫部督學識拔之士。并纂述經詰之友與焉。後世必有思撫部好賢之政。而信吾文之不空作者。

汪家禔 杭府

范景福 杭府

陳文述 杭府原
名文杰

陳鴻壽 杭府

湯錫蕃 杭府

爰文耀 杭府

陸堯春 杭府

錢林 杭府原
名福林

方觀旭 杭府

朱壬 杭府

童人傑 杭府

胡敬 仁和

趙春沂 仁和

金廷棟 仁和

孫同元 仁和

趙坦 仁和

蔣 炯 仁和

王述曾 仁和

周雲熾 仁和

陳嵩慶 錢塘原
名復亨

王 仁 錢塘

馮廷華 錢塘

吳引年 錢塘
原名鄴

諸嘉樂 錢塘

潘學敏 錢塘

查 揆 海寧

朱軾之 海寧

倪 綬 海寧

金衍緒 嘉府

胡金題 嘉府

李方湛 仁和

吳成勳 仁和

宋成熙 仁和

吳文健 錢塘

周 誥 錢塘

嚴 杰 錢塘

梁祖恩 錢塘

吳克勤 錢塘

姜遂登 錢塘

鍾大源 海寧

陳 鱣 海寧

謝 江 嘉府

丁子復 嘉府

李富孫 嘉興

李遇孫 嘉興
沈爾振 嘉善
崔應榴 海鹽
吳曾貫 石門
朱爲弼 平湖
周中孚 湖府
胡 縉 烏程
周聯奎 烏程
孫曾美 烏程
丁傳經 歸安
楊知新 歸安
姚 樟 歸安
徐養灝 德清
徐熊飛 武康

孫鳳起 嘉興
吳東發 海鹽
王 純 海鹽
方廷瑚 石門
邵保初 湖府
張 鑑 烏程
沈 宸 烏程
施國祁 烏程
丁授經 歸安
楊鳳苞 歸安
邵保和 歸安
嚴元照 歸安
徐養原 德清
張 慧 鄞縣

陶定山 紹府

何蘭汀 山陰

顧廷給 會稽

王衍梅 會稽

劉九華 會稽

王端履 蕭山

傅學灝 蕭山

洪頤煊 臨海

金鶚 臨海

施彬 黃巖

以上話經精舍講學之士九十二人

邵志純 仁和

黃楨 仁和

翁名濂 仁和

紀珩 紹府

童璜 山陰

何起瀛 會稽

周師濂 會稽

汪繼培 蕭山

徐鯤 蕭山

周治平 台府

洪震煊 臨海

沈河斗 臨海

張立本 開化

葉之純 仁和

聞人經 仁和

陳甫 仁和

龔凝祚 仁和原名歷

李章典 仁和

許乃濟 仁和

屠倬 錢塘

方懋嗣 錢塘

姜寧 錢塘

俞思謙 海寧

沈毓蓀 海寧

王丹墀 海寧

李毅 嘉興

張廷濟 嘉興

朱芬 石門

蔡鑾楊 桐鄉

溫純 烏程

張迎煦 仁和

湯禮祥 仁和

許乃賡 仁和

林成棟 錢塘

方懋朝 錢塘

陳文湛 錢塘

楊秉初 海寧

查一飛 海寧

俞寶華 海寧

戴光曾 嘉興

楊蟠 嘉興

金以報 桐鄉

馮鳴盛 烏程

凌鳴喈 烏程

孫東陽 長興

郎遂鋒 安吉

童槐 鄞縣

袁鈞 鄞縣

孫事倫 奉化

王樹實 山陰

沈王臣 山陰

胡開益 會稽原名佳

言九經 會稽

盧炳濤 東陽

杜立階 東陽

潘國詔 永康

張汝房 浦江

毛鳳五 遂安

陳斌 德清

施應心 孝豐

柯孝達 鄞縣

鄭勳 慈谿

李巽占 定海

王文潮 山陰

車雲龍 會稽原名同軌

邵駮 會稽

吳大本 餘姚

徐大酉 東陽

童琬起 義烏

陳舜咨 永康

鄭灝 西安

汪文元 開化

端木國瑚 青田

姚滄栴 度元

以上古學識拔之士六十四人

王瑜 江蘇鎮洋

臧鏞堂 江蘇武進

臧禮堂 江蘇武進

方起謙 安徽歙縣

何元錫 錢塘

湯燧 仁和

以上纂述經詰之友六人

平津館記

高津至平原曰平津。經漢高城入海。公孫丞相以此封焉。予參藩山左。駐節安德。地為平原故郡。當燕齊孔道。通人過訪無虛日。非有翹材之館也。官貧兼負帑項。布被脫粟。非以為詐也。位業去古人遠甚。射策甲科。偶相似。又不足述也。所以名吾館者。以識風土古迹。後之士夫。為國樹人。或有慕夫開閣之風也。銘曰。

九河故道。高曰平津。

有懷公孫。

約已樹人。

臣門如水。常滿車軌。

清風在堂。

金石聲出。

舍此傳舍。名之強名。

隨會可作。

相如復生。

魏吏部尙書孫邕傳

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

論語集解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

典論云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

按論語集解疏邕爲樂安人孫夫人碑及典論謂爲濟南人者青州在濟水南。

其先與齊同姓出自田完四世孫無字生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書子馮生吳將武武生明明生臚史記有傳自臚至邕無世數可紀。

任城太守孫夫人碑云其□與齊同姓□別閭族遂以爲氏古今姓氏書云孫出自媯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字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于樂安生馮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明生臚臚子勝字國輔秦將勝生蓋字光道漢中守生知字萬方封武信君知生愈字湛然二子豐益益字元器生卿字伯高漢侍中生憑字景純車騎將軍二子屈詢詢字會宗安定太守二子鸞騏鸞生爰居爰居生福爲太原太守遇赤眉之難遂居太原。

邕少儒雅。漢光和中。從北海王和平至許昌。魏國初建。爲侍郎。事文帝。明帝。齊王芳。歷陳留。渤海太守。遷吏部尚書。爲侍中。光祿大夫。建德亭侯。

孫夫人碑云。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以儒雅稱。世濟其休。又云。父爲侍郎。又云。爲渤海太守。又云。舉君爲侍中。

邕未有繼室。長沙桓階死。寡妻伏氏有國色。文帝欲以妻之。因辭以與階同寮。不奉詔。文帝報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遠而得道者也。

魏志桓階傳云。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

孫夫人碑云。父時未□繼室。長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以用妻之。伏氏柔。少有國色。□非所好。而顧爲尊命。莫之能定。夫人謂父曰。何不以嘗同寮辭之。父意乃寤。文帝詔報之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遠而得道者也。父悅。入謂之曰。昔臧武仲先犯齊莊。不令與己邑。今我不犯尊而蒙優詔。同歸殊塗爾。又云。伯序爲侍中。父爲侍郎。此爲同寮。

與鮑助最善。爲陳留太守。時帝從壽春還。邕謁帝。出過助。邪行營壘間。令史劉曜欲推之。助以塹壘未成。解止其事。

魏志鮑助傳云。助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太守孫邕見。出過助。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

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助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密表助私解邕事。青龍元年。盧毓爲吏部尙書。多用老成。奏以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因作考課法。明帝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阮武及邕。帝卒用邕。

孫夫人碑云。□□爲吏部尙書。多用老成先帝舊臣。

魏志盧毓傳云。毓爲吏部尙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管寧在青州。不應詔辟。正始二年。邕爲侍中。與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文見寧傳。於是安車蒲輪。備禮聘寧。會寧卒。拜其子邈郎中。

魏志管寧傳云。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云云。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

何晏上論語集解。邕與鄭沖曹羲荀顛等共成之。

論語集解序云。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顛。尙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上。

及司馬景王承皇太后令。奏帝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邕爲光祿大夫關內侯。共奏永寧宮。邕後遂無所

見。

國朝嘉慶十一年，得其金印方寸，文曰建德亭侯。

魏志齊王芳紀注，魏書曰：景王承皇太后令，與羣臣共為奏永寧宮，有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

贊曰：孫邕不負死友，殉以遺囊，奉詔納室，義形于色，所為志節之士也。及司馬景王之行大事，雖名列奏牘，而封拜無聞，殆恥居其功者。君子猶有取焉。傳不見于魏志，千年之後，金印出土，予忝同族，因輯錄事迹，補傳以存家乘云。

明北平都指揮使孫公傳

侯諱泰，字仲和，先世濠州人。父諱繼達，明太祖克常州，置毘陵翼為行省都鎮撫，奉命浚治城隍。見洪武實錄及

聖政記。有功，賜第居武進。從祖諱興祖，以佐命功官北平都督，追元兵死事，封燕山侯，諡忠愍。明洪武十三

年，聽文武官六十以上者致仕，從征者許以子代。侯父築城陝西，工竣，以涼州衛指揮同知召還。侯因代為涼州衛指揮僉事。十四年十二月，領兵追捕朵兒只巴，獲捨驢參政，留古萬同知。土王哥同知脫禾帖木兒右丞乞蒼台鎮撫，不剩打兒知縣等賊六百四十餘名，馬駝牛羊五千六百七十八隻。十六年四月，召侯赴京，賜金龍緞一匹，文幣二，表裏青紵，胖襖寶鈔二十錠，靴一雙。十七年七月，賜誥命，進秩明威將軍。僉涼州衛指揮使司。十八年九月，率師剿迤北餘敵，克之。二十年十一月，率師征大寧府，命侯駐望京

寺山口守禦。二十一年六月，奉命統本衛軍往山西大同、腦山等處巡哨。二十四年四月，率師攻哈梅里，破其城，殺死僞王桑哥失里等四百四十餘名，及五百餘賊，追斬僞王兀八刺失里等三名，賊伏亦等一百餘人，獲金印一，銀印三，馬駝一百五十餘匹。二十五年，奉命領民人佛家奴至西番，詔諭沈藏亦失寧二千五百餘人來降。二十六年，予世襲誥命，領軍征哨賽八罕迓里，擒殺無算。二十七年，剿捕反賊千戶亦令真本，獲人口馬匹尤衆。二十九年，率師征昔耳丁，大獲全勝。建文元年，擢北平都指揮使。是時北平都指揮張信叛附于燕，惠帝倚任都督宋忠及侯，退禦燕師，故有是擢。秋七月癸酉，燕王舉兵內向，宋忠退保懷來，燕師陷薊州，奪居庸關。甲申，以精兵直趨懷來，侯先登鏖戰，斬獲萬計，軍聲大振。靖難兵擇善射者，攢射之，身中數矢，裹血奮呼，陷陣死事。事聞，惠帝震悼，追封廣威侯，命立廟盧姑，春秋致祀。葬常州芳茂山之麓。萬曆三年，勅建表忠祠于金陵全節坊，祀靖難時死節諸臣。方孝孺等一百十六人，侯位第八十二。明季追恤遜國忠節，復謚侯勇愍，贈象山伯。國朝乾隆間，建表忠祠于冶城山南麓。高宗純皇帝特賜通謚烈愍焉。侯生年歲數無考，配吳氏，祔葬。子一略，襲涼州衛指揮同知。永樂初，以奉革除削秩。九年病卒。孫一昌，十一年奉敕准復職。方九歲，以從祖剛代襲。昌歸常州，生一子勳，勳生五子。世賢、世良、世美、世德、世英、世賢生二子，芝、芸，俱無後。世美生一子卿，卿生一子秉，絕世。良生一子相，相生一子東，絕世。德生二子臣、武，俱絕世。英無子，侯凡傳七世，絕。

贊曰。當燕王舉兵內向時。北平守土諸臣。或送款降附。或望風奔竄。有如我烈愍侯數人。畢力遏禦。安能有土崩之勢。及宋忠統兵三萬。不能撫馭。給以燕府屠戮其家。激使盡命。計既不行。卒有倒戈之變。徒以一死塞責。使我烈愍侯雖有先登陷陣之功。王師不能復振。豈不傷哉。然侯死事廟食。膺兩朝析圭之典。易世之後。猶蒙加謚。懷忠守義之士。亦何憾焉。星衍爲侯從曾孫。傷侯之死忠無後。爲立廟祀。並取明史及家乘爲之傳。其戰功則見明參議黃金作傳。可補正史缺略云。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尙書王公傳

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先世諸城人。遠祖貴。遷新城。高祖重光。明嘉靖辛丑進士。貴州布政司左參議。贈太僕寺少卿。曾祖之垣。嘉靖壬戌進士。戶部左侍郎。贈尙書。祖象晉。萬歷甲辰進士。浙江右布政使。撰羣芳譜。父與敕。國朝順治元年。選拔貢生。贈資政大夫。士禎生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九歲能作草書。工屬對。順治十二年。成進士。十六年。選授揚州府推官。值使者至江寧。治海寇之獄。羅織甚衆。士禎保全善類多所存活。坐其誣告者。雪高郵居烈婦向氏冤。時承追揚州賈人積逋數萬。有物故者。輒繫其孥。株連至親族。士禎閱其無辜。募款代輸之。請巡撫具疏。免其餘。出罪人于庭。皆泣拜去。比受代。門無私謁。康熙三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士禎至江南。所至登臨山水名勝。必有題咏。或爲遊記。集諸名士唱和。而公事不廢。東南傳爲盛事。七年。遷儀制司員外郎。權清江浦關務。革除弊規。轉戶部福建司郎中。丁母艱。起復。補

戶部四川司郎中十七年召對懋勤殿諭以王士禎詩文兼優改翰林院侍讀纂修明史時舉博學鴻詞科士禎力言湯宗伯斌于魏侍郎象樞得與疏薦後爲名臣一時服其知人旋遷國子監祭酒疏言漢唐已來以太牢祀孔子加王號尊以八佾十二籩豆至明張孚敬改爲中祀失歷代尊崇道德有加無已之意按禮祭從生者天子祀其師當用天子禮樂又疏請正從祀諸賢位號言宋代周敦頤等六子改稱先賢位諸漢唐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又請增從祀諸儒謂田何當漢初受易商瞿有功聖學宜增祀鄭康成注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自唐宋已來從祀至張孚敬改祀于鄉宜復祀其後鄭氏竟得復祀由士禎言也時論以爲不負成均之職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丁父艱起復二十九年補原官尋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經筵講官旋擢兵部右侍郎調戶部轉左侍郎時開納粟例有因之爲利者士禎戒所司勿呈稿畫諾以遠嫌督理錢法革除樣錢弊規遷都察院左都御史直南書房時議裁冗員九卿欲裁御史員額士禎持議不可因言明南北兩臺設御史百二十員今留二十四員止存五之一又裁巡按一官今御史內則巡視五城登聞鼓外則茶鹽諸差不足尙欲疏請增之何可減也且言官爲朝廷耳目不得謂之冗員時漢御史以是得不裁三十八年遷刑部尙書有救父殺人獄秋讞以金刃入情實士禎奏言當論救父情節不當以挺刃定輕重得旨改緩決其他爭議更正大獄矜恤無算四十三年以失出罷四十九年上念舊臣命復職五十年卒于里第得年七十有八士禎與修國史明史熟悉朝章

國典屢與同考典試。及爲總裁。俱稱得士。宏獎風流。說士常不去口。所爲詩力追漢魏唐人風格。古文雅正得體。與朱檢討彝尊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云。所著詩文集。諡法考。涪溪考。及筆記奉使紀遊各集。選唐人詩諸書。凡三十餘種。刊行于世。

清故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先生姓孫氏。諱志祖。字詒穀。世居餘姚。五世祖諱隆。遷仁和。隆生紹武。紹武生子二人。曰光祚。有孝行。曰景。雲南安寧州知州。景生庭蘭。湖南岳常澧道。庭蘭生子七人。先生其次子也。弱不好弄。穎悟絕世。讀書五行俱下。一時有奇童之目。浙中宿學全氏祖望。厲氏鶚。杭氏世駿。皆器異之。與往來質難焉。年十八。爲學附生。中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舉人。四十年。挑選知縣。是科會試中式。先生掇科。皆以對策經文詳贖。通古學。爲先後主試。莊侍郎存與。裘尙書文達。公曰。修所賞拔。置高第。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以部員用。補刑部主事。洊擢郎中。先生鈎稽律令。附合經義。爲部臣倚重。保薦坐糧廳。嚴約吏役。革除弊規。一時糧艘輸納稱便。轉江南道監察御史。以親老不能迎養。思慕成疾。假歸里門。先生天性恬淡。不問產業。旣家居奉親。杜門著述。博物識古。書無不覽。所藏卷帙。率皆校刊謬誤。丹黃殆徧。浙中之學。自明季空談性命。或分門別戶。不求古經義。好辨者則馳騁其詞。無所歸宿。國初經學。有非周官。信僞尙書。不守漢儒注義者。至先生以爲說經而不尊信鄭康成。宜大道歧而卮言出也。背康成由王肅。信王肅由宋人。王肅之背

經誣聖。由偽造家語。孔叢子。及作聖證論。改易漢以上郊祀宗廟喪紀之制。惜魏時王基孫炎馬昭難王之書。皆不傳。于是作家語疏證六卷。集羣書之異詞。以證肅之僭。改謬妄。以明家語之非古本。刊版流播。學者稱快。又集駁聖證論及疏證孔叢小爾雅之非古本。其書未成。又病。宋明人率臆刪削古書。善本甚難購。嘗輯風俗通佚文。刊入盧學士文昭羣書拾補中。屬子同元輯六韜佚文。以補元豐七書刪本之缺。又輯謝承諸人漢書五卷。補姚氏之駟漏略。凡平生心得。手自錄。記經史雜說若干條。仿困學記聞考古質疑之例。編爲讀書臚錄七卷。撰文選考異四卷。選注補正四卷。詳論一卷。一時服其學之醇。而有本云。平生至性淳篤。自遭父母喪。及兩弟物故。哀瘁多疾。不樂應接。然許與氣類名公鉅儒。造門問難者。必燕其疑而去。盧學士卒。爲之編訂遺文。勒成一集。汪明經中攷于西湖旅舍。集同志爲文祭之。送其喪歸。其篤于舊故類此。晚年爲阮撫部元敦請主講紫陽書院。辭不獲命。乃應聘。多士宗仰。會遭疾。以嘉慶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于里第。得年六十有五。妻汪恭人。先卒。嗣子同元。以名諸生傳家學。孫世學。贊曰。漢以來傳儒林者。以通經詁守家法。至晉稍衰焉。有王肅起而亂之。至改易制度。故肅者經學之罪人也。後世至祀之。纓舍。旋悟而黜之。星衍嘗作六天辨。五廟二祧辨。又擬集馬昭叔然難王申鄭之說爲一編。而未竟。得見先生家語疏證。爲之心折。語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矣。以予所識近代儒林。若先生及邵學士晉涵。錢校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中。皆彬彬

大雅之選，不幸早世，文猶在茲乎。

江聲傳

江聲，字叔潛，號良庭，江蘇元和人。漢江革五十七世孫。六世祖禹，自休寧遷吳門，有孝行，載在方志。曾祖大浙，祖文懋，父黔，生聲。凡有兩兄一弟，聲弱不好弄，聰慧絕倫。七歲就傅讀書，問讀書何爲，師以取科第爲言，聲求所以進，于是者。父故爲治業，旣折閱，居無錫，聲與兄授徒爲養。年二十九，遭父疾，晨夕侍牀褥，不解衣帶，手製藥餌，至自滌械，窺視穢，以驗疾進退。及居憂，哀毀骨立，逾三年，容戚然如新喪者。侍母疾居喪，亦如父歿時。族黨哀其至行，旣孤，因不復事科舉業，獨好經義古學，得許氏說文，說而習之，曰：吾始知讀書當先識字也。年三十，師事同郡惠徵君棟，質疑難，居門下，學日以進。年四十一，始爲尙書之學。病唐貞觀時爲諸經正義，自詩禮公羊外，皆取晉人後出之注，而漢儒專家師說反不傳。惠徵君旣作周易述，搜討古學，聲亦撰尙書集注音疏，存今文二十九篇，以別梅氏所上二十八篇之僞造。取書傳所引湯征太誓諸篇逸文，按書序入錄，又採說文經子所引書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隸書，及唐開元改易古字之謬，輯鄭康成殘注，及漢儒逸說，附以己見，而爲之疏，以明其說之有本，以篆寫經，復三代文字之舊。凡四易稿，積十餘年，雖有小疵，而大醇不可掩矣。時王光祿鳴盛撰尙書後案，亦以疏通鄭說，考究古學爲書，延聲至家，商訂疑義，始以行世焉。聲又病後世深求考老轉注之義，至以篆迹求之，因爲六書說，謂建

類一首。卽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也。同意相受。卽凡某之屬皆從某也。嘉定錢判官坵隲之。予亦推其說。以爲爾雅肇祖元胎之屬始也。始亦建類一首。肇祖元胎皆爲始。亦同意相受。說文此類亦甚多。推考老之訓。如口部之咽隘也。咽隘也。走部之走趨也。趨走也。猶之考注老。老轉注考矣。其同在口部走部。卽建類一首也。聲亦以爲然而戴編修震以爲貫全部則義太廣。聲折之曰。若止考老爲轉注。不已隘乎。且諧聲一義。不貫全部乎。聲與戴君以學問相推重。其不相附和如此。又爲說文解字考證。及見段大令玉裁所著。多自符合。遂輟筆。并舉彙本付之。時王侍郎昶。錢少詹大昕。及畢督部沅。雅重聲。督部延致家塾校書。聲爲刊釋名。爲之疏證。以篆書付刊。聲不爲行楷者數十年。凡尺牘率皆依說文書之。不肯用俗字。其寫尙書灑水字。灑字不在說文。灑据淮南作灑。灑据爾雅義作孟。人始或怪之。後服其非臆說。顧其書終以時俗不便識讀。不甚行于時。又欲舉經子古書。俱繩以說文字例。去其俗字。命曰經史子字準繩。又爲論語質三卷。俱未脫藁。而遭老疾矣。今上元年詔舉郡縣孝廉方正之士。有召用爲京外官者。阮撫部與予各從官所馳書江蘇大府。交薦聲。聲固不知。陳方伯奉茲造門。請見聲辭。勿見。及府縣申牒。敦請。又陳情不肯應命。費撫部淳及方伯卒。以徵君應聘。賜六品頂戴。以年老終于家。時有徐孝廉頴。顧秀才廣圻。鈕布衣樹玉。從聲游。俱以通小學爲聲契賞。鈕君撰說文新附辨證。据經子古書以明新附誤增之字。其本字皆已具于說文。顧君校宋本列女傳國語諸書。爲之札記。考証文字。能實事求是。吳中古學自

顧氏炎武後。有惠氏父子及聲繼之。後進翕然多好古窮經之士矣。以嘉慶四年九月三日卒于里舍。得年七十有九。聲內行淳篤。言動合古人繩尺。傷父母先沒歲時祭奠。拭栝捲親滌濯。自晨至午。屹立如有所見然。對家屬如賓客。而色甚和悅。口不言錢。一介不以取。閉戶著書者數十年。所撰著或有舉其失者。卽時更正。嘗以歲差繩尙書中星。予寓書言。君繩經字以說文。既太古。釋天文以西法。又近今。恐致齟齬。不如以淮南天文訓。史記天官書。及尙書考靈耀。孝經援神契諸書注經之爲得也。反復辨論。聲不非之。又規聲素食不合儒行。頷之而已。聲死後。其子鏐告予。吾父死無他言。疑周官儀禮之委曲繁重。不可行于今也。予曰。禮意之會通在。禮記不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又曰。禮從宜。使從俗乎。居喪衣衰麻。不食肉飲酒。而公門則脫齊衰。大夫父友食之。則飲酒食肉。惜不能以此告之矣。嘗以匹緡寄聲。累書千言。却而後受。其虛懷孤介如此。所著書已刊。有尙書集注音疏十二卷。說一卷。恆星說及良庭小慧各一卷。餘書未梓行。子鏐。吳縣學生。亦好古。後聲一年卒。孫沅湘。沅縣廩生。曾孫楨檀。

贊曰。世人訾朱學士筠。及江徵君。作字兼篆體。蓋少見多怪耳。秦以隸書更易五帝三代之文。傳之既久。忘其本真。漢人猶見科斗籀文。著錄于說文解字。証之先秦鍾鼎刻石。皆自符合。壁書漆簡之逸迹。猶有什一存焉。而或以不合于行楷訾之。何必舍三代古文。而爲秦功臣乎。自隋已前。刻石皆篆隸行楷相雜。如朱學士及江徵君書者。不知凡幾。盍博考以証吾言之不誣。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管公幹貞行狀

公姓管氏名幹貞字陽夫一字松厓先世家濠州南宋時遷武進六世祖陽春明禮部侍郎曾祖淑祖棟父景賢贈如子孫官幹貞在母七月而生僉憂不育父聞啼聲喜其氣足曰善撫可鞠也五歲喪父母史氏嘗手錄鑑略課之年十一能屬文中乾隆己卯科舉人丙戌科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國史任撰文甲午科分校順天鄉試乙卯科分校會試丁酉科典試貴州旋充教習庶吉士四十五年改陝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調京畿道御史謝絕勢要請託劾左翼稅局濫罰牲隻又劾副指揮馬爲珉改供縱犯革除胥役積弊後四年奉命視漕天津北河挾沙流行向多淺阻武清縣楊村以僱船撥運累民有數歲不得釋至拆板者又山東閘外糧艘有無弁無丁者奏請添設剝船及自備船如所請行是秋轉掌京畿道復巡視西城大學士九卿科道會議秋讞公議由情實改緩由緩改矜者甚多皆中竅要某大僚後院廠有與夫聚賭爲盜窟者或控其魁馬坤坤回人巨猾而富飭屬出不意擒之詰旦坐城械諸市勢要屬托者不及其冬奉命巡視南漕旋遷戶科給事中時山東江南久旱雖大挑運道而漕艘仍阻公因奏請令地方官疏浚支河濟運並言宿遷竹絡壩不必分黃入運使黃河全力下注不致停沙得旨諭令山東江南河臣疏通水泉無庸分黃濟運使兩有裨益使還面奏駱馬湖蓄洩事宜略言山東蒙山雨水下注沂河至邳州城北支分爲三并入駱馬湖出土下閘壩濟運如蓄水入湖遇黃林莊及邳宿上下水淺

可以開涵洞。及各壩濟運。水小堵壩。水大則開壩。瀉入六塘歸海。水旱皆可利濟。得旨議行。九月。奉命仍視南漕。五十一年。遷鴻臚寺少卿。旋遷通政司參議。其秋。奉命協理漕運總督事務。仍兼巡視南漕。明年。遷光祿寺卿。又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文淵閣直閣事。又明年夏。命赴山東協辦漕運總督事。遷工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其冬。奉命赴山東兗州讞獄。五十四年。充會試總裁官。命赴直隸查勘旗地。六月。補授漕運總督。加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明年。就覲行在。賜孔雀花翎。黃馬褂。嘉慶元年。預千叟宴。公任漕督七載。隨時陳奏調劑事宜。如江西各幫行月糧。每石折銀七錢。不敷米價之半。又各丁有積年守凍。截留交卸借墊之項。困累幾不能出運者。爲籌減通省浮款。酌添旗丁行月糧。復請將各借墊併爲一款。再分十年攤還。又請仍留直隸藩庫借銀十萬兩。先期交長蘆鹽政。易賣鹽錢文。濟墊楊村各幫船撥價。再於各丁名下分十年扣繳。解還直隸歸款。又奏蘇州太倉重運二十一幫。押運丞倅。請照江南通省水次兌運之例。不得到淮更換改派。又奏將豫省豁免緩徵停運減存之船。就近赴山東受僱撥運。又各幫水手絳夫。行竊累丁。請責成船戶保貸。並得旨俞獎。先是。各省兌糧。延至春初。離次既遲。弁丁需索。州縣私帶貨物。沿途逗遛。至秋水淺。及河漫之年。回空船有在北河守凍不歸次者。公嚴飭弁丁。先期修驗受兌。以復冬兌。冬開舊制。舟過淮關盤驗。向多守候。公督運無弊。乃使迎前投報。無敢留難。每年幫弁出運。秉公簽派。苞苴不入。罷撤沿途漕委各員。以省擾累。重運北行。則策馬登岸。

督催雖風雨不避。或止宿行帳。微弁出力。親加犒勞。嚴懲其不用命者。故七年中。糧艘北上及歸次。未嘗逾限。蓋歸次早。則漕卒省費。漕卒船戶無苦累。則需索偷盜之弊自絕。當時議其苛急。知者以爲官丁交便。數十年來。漕督之有清操。而又能實力調劑者。惟清江楊錫紱與公而已。高宗皇帝召見時。亦以此言獎諭云。五十八年春。因病奏請開缺。有旨命總督書麟公就近兼攝。會奉令甲。江浙白糧全運京倉。未議運費。浙江運丁已將餘米交坐糧廳經紀代運。公以江南餘米較少。執議不行。被議降級。旋奉旨革職。公盡瘁公事。彈擊勢要。不避嫌怨。嘗因公劾罷樞使。時有排擠之者。事祕不可知。罷官後。因居京師。傲居閔忠寺。杜門謝絕賓客。人事寫書日數千字。居二年餘。以嘉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有五。著有書經一隅。易經一隅。詩經一隅。問禮一隅。規左一隅。明史志。說文考異。黃門篆說義。玉書。延陵志。餘文集。詩集。詩餘。偶存諸書若干卷。又選刻舊雨集。並藏於家。公少賤。孤露。能儉約。無所嗜好。在官案牘。皆自裁決。不延幕僚。署中老吏。俱憎服。屏絕私謁。死之日。家無餘貲。時論賢之。子適安。適儀。適羣。公於星術爲從外祖。又同里前輩。因狀其大概如此。謹狀。

大清故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孫公行狀。公姓孫氏。諱曰秉。字德元。一字葆年。奉天承德縣人。先世居臨榆。遠祖在明永樂時。有世襲金帶指揮者。葬在縣城南之古寧海城外。碣字漫漶。無名諱可識考。曾祖守祖。妣穆氏。祖自貴。妣杜氏。父賢。妣王氏。何

氏三代皆以公官布政使時累贈通奉大夫江寧布政使妣皆贈夫人公少聰慧讀書目數行下乾隆二十四年舉於鄉辛巳恩科成進士三十六年選授河南郟縣知縣越四年丁母艱回籍以貴候銓知府起復仍以知縣試用湖北省四十三年補授嘉魚縣又署建始縣公素性儉樸以爲縣令親民之官當約已奉公今世有以饋賂遷劇邑屬託撓獄訟者吾不忍病國病民以徇俗也故所至之處多不稱上官意同僚亦笑其迂及受代時國帑無絲毫虧缺士民皆歌思不忘四十四年選授廣西柳州府知府明年到任以能調鎮安府撫輯夷民甚有威惠五十一年擢四川永寧道又二年調貴州糧儲道署貴州按察使又二年擢湖北按察使時值畢督部以重名坐鎮雅俗俗吏少所許可獨倚重公商榷平反以爲孫廉訪不吾欺也五十九年擢山東布政使時中朝柄政者以威權檢攝外臺大僚自道府以上皆以貨賂固名位公獨不與通謁曰吾以樸誠受主知不知其他以是爲要人屬托所不到尋調江寧布政使嘉慶元年八月到官值山東江南河工久未合龍議派地方官助費開浚引河且議請加征公力阻其說以爲加征非盛世事卽扣守令常秩使俯仰無資是迫使朘民也其事乃已今上親政赫然革吏弊開言路公乃奏言河道挑築工程請任河員以專責成河員承修工竣應令會同地方官勘驗結報先是開河工程檄調沿江沿海牧令民事曠廢委以購秫僱夫或以徵求累民或稱賠累虧帑及築隄濬河悉斂費以屬河員無從稽核沿河守令與河員同有參處分賠之責工程虛實不相關白公深嫉其弊故奏及之其後河工文

武有以侵帑見法籍其家貲累萬。或疑公密陳。不知其審也。四年四月。奏請復知縣。改教舊章。自五十一年定例。知縣補缺。才不勝任。卽令休致。公奏言。士子讀書得第。需次多年。始登仕版。遽令終身廢棄。非所以示體恤。且恐上司重去人官。因其別無劣蹟。姑息貽誤。又非整飭官方之道。請以年力強壯。學問優裕者。改補教職。如舊制。又以楚蜀軍營。召募鄉勇。皆不教之兵。驅之遠行。有急旣不可恃。無事則散而爲患。奏請興建營田。編查保甲。言自河南南陽陝西。以至湖北安襄鄖陽。陝西西安漢中興商一帶。長山大谷數千里。應勅下督撫。招懷歸降流散之民。各給無主田二十畝。借與資糧。使之耕作。水田則濬川通渠。旱田則開溝鑿井。其山地不宜種植稻麥者。雜種桑榆菱藕。以助衣食。五家立社。擇年高曉農事者爲伍長。教督耕作。和睦鄰里。守望相助。險要地方。添設巡檢千把。駐守彈壓。習練技勇。則流亡得以安業。鄉勇有所歸縮。此本固邦寧之効也。保甲或累民。因其累以弛之。未免因噎廢食。請責成州縣。每邨之中。計戶分甲。公舉誠慤一人。以爲保長。每甲十戶之中。又公舉一人。以爲甲長。令簿記來往人客。則保長不至累民。罪匪無從匿跡。又以承平日久。懼軍營將士不嫻武略。奏請選募將士。訓練講求。以資武備。言生聚政守之術。權謀應用之宜。具在宋許洞虎鈴經。其言簡明。頗中體要。懇頒發軍營講求譜練。凡所論奏。或蒙上施行。或下部議覆。因是益深荷主知。嘗以六年正月入覲。上問彌補虧帑之法。公奏操之太急。恐不肖吏藉詞彌補。爲患地方。終無實效。上嘉公樸誠。後因公子燕翼之道。任入覲。猶屬剛方。似其父云。公性伉直。

江南大吏某以廉潔自喜。嘗問何以教我。公不敢言。及問之切。對以公多擁蔽。書吏之弊日甚。大吏言亦知之。但不得其要領。公卽舉實事以對。大吏故賢者。不以公語爲憎。益以此見重。公在江南。清節彌厲。苞苴不入。多用惻愍無華之吏。置之衝劇。率以儉約。歲省供張之費數千兩。從容調濟。資有餘以補不足。或感恩饋贈。則以其貲完帑項。其後皆不敢干公以私。故江淮一路。虧缺漸清。惟其外任旣久。知吏弊深。屬員不敢欺隱也。五年三月。擢貴州巡撫。甫到官。值銅仁縣石峴逆苗滋事之後。公恐勦捕時。有驚散苗人藏匿。因設法招引。安插腹內山場餘地。使之耕種。奏言苗頑均屬赤子。不可令其資生無計。若苗人各安生業。則錯居腹地。亦易防範。不虞其滋生事端。其年七月。調雲南巡撫。公在任。絜己衣不改作。日食錢不滿千。絲毫官物不以入己。惟以普洱茶煮檳榔寄家。云此物能治積食。勝于致珠璧也。七年五月。奏請借糶常平倉穀。言滇省山多田少。土性瘠薄。除秋收米穀之外。所種豆麥雜糧。春收本屬無多。每至五六月間。青黃不接。市糧價昂。若竟停其借糶。則籽糧缺乏。便致輟耕荒廢。臣不敢拘泥新例。致使便民之政有名無實。業經飭行司道。準令各屬照例借糶。俟秋成後還倉。仍嚴密稽察。勿許有短發浮收情弊。先是有奏言買補境內倉穀爲民累者。又有條奏常平倉積久弊生。有短發浮收之累。請無災年分。不準出借者。各省倉穀。旣不買補。平糶又須報部。部吏高下其手。增減糶價。外吏率皆積穀七八年。至紅腐。米價騰貴。富賈獨擅其利。常平社義諸倉無見穀。一遇偏災。無以給振。識者患之。至公有此奏。上批有治人無治法。

惟在實心辦理。實力稽查。若辦理不善。卽不出借。倉內仍空空如也。總之於民有益之事。只管辦去。勉之。欽此。公實心爲民。不泥成例。類此。以十一月十四日。卒于撫署正寢。官所惟侍妾二人。僕從數人。他無親屬。身後所需。督部爲之經紀喪事。遺言不受賻贈。歸櫬之日。幕僚延督部檢點行篋。惟餘養廉銀九千兩。印封宛然。得以歸櫬而已。公生平友愛。弟曰兪早卒。以次子馮翼爲之嗣。弟曰箴早卒。迎養其孀。撫教其子。燕喜爲學。附生以資爲知縣。命弟曰源投効河工。官楊河通判。一門之內。食指千數。雍雍如也。篤于故舊。愛敬儒士。業師某老學未達。卒後。爲刊其遺文。恤其家累。好觀經世之文。輯爲一冊。手自評點。每與人論古昔名臣言行。流連企慕。輒移日晷。先是詔舉孝廉方正。或探朝貴意。不爲申報。公以爲國家異數。不當壅于上聞。使野有遺賢。故在山左江南。所舉皆寒素有名之士。善接幕僚。諮詢公事。參以見聞。掾吏不能舞弊。蓋以誠實待人。未嘗察察爲明。人亦不忍欺云。公生于雍正十年十二月八日。得年七十有一。子二人。長燕翼。前廣東肇羅道。次馮翼。蔭生。簡用通判。候補郎中。孫一人。豫謙。星衍官山左時。與公同僚。及歸。僑居金陵。公以同族有過從之雅。知公爲政一二。因爲行狀。以質世之知公者。陽湖族弟星衍謹狀。

清故資政大夫安徽巡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荆公行狀

曾祖爾極。祖毓光。父德志。俱贈資政大夫。安徽巡撫。

公名道乾。字健中。號南谿。先世自明時從山西猗氏縣。遷居臨晉。公生數齡。極穎慧。稍長爲文。力追先正。

不苟隨時好。年二十一爲附學生。旋食餼。中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舉人。三十一年。挑選知縣。分發湖南試用。署麻陽龍山兩縣事。時苗匪不靖。官兵所過。水陸役使民夫。公核減其數。民無擾累。題署東安縣。鞠何孔熊爭山毆斃李芝獄。白所誣。何振林冤。出之。衡州迤南食粵鹽。粵商入楚。饋東安令千金。成故事。公却之。上官始重其操。調永順。旋膺卓薦。丁母艱。歸里。四十一年。服闋。仍發湖南。署慈利縣。捕治土豪高斐。秦淮佐等。民以安業。補龍山縣。調署靖州。是年州境大祲。餓孳狼藉於道。公碾倉穀出糶。設五廠。與民期。晨舉礮爲號。民自赴廠買粟。胥吏無所施其弊。又以粟給其癘疾無告者。且請截留長安營兵米贖賑。俟秋收解歸營。兵民兩便。奉檄至省治獄。安鄉甲與乙婚。乙後悔。以女許嫁他姓。將婚。甲母命甲借其兄往奪女歸。乙家來索酒食。因叫號。甲母恚。自縊。吏以甲累母至死。罪應死。公得乙悔婚狀。坐乙家婦女威逼罪。責免之。人皆以爲當。復以卓薦。擢甘肅寧夏府同知。會入覲。劉相國墉稱爲第一清官。中朝屬目。劉曾巡撫湖南。習知公行政。云。署肅州。石峯堡逆回抗拒官軍。公從軍書劄。中治事不廢。猶修復水利。資灌漑。制府舉公端方謹慎。卓薦記名。擢安徽池州府知府。五十四年。到官。革除弊規甚多。署蕪湖道。江安糧道。時大興朱相國珪。巡撫安徽。尤信任公。六署蕪湖道事。榷稅贏餘存公。不以入己。旋上大府爲賑恤費。五十八年。調鳳陽府知府。復調安慶首府。隨制府至江西。公幹其冬。大興朱公以卓薦保公入覲。高宗純皇帝有聞汝作好官之諭。記名。請假省墓。未抵家。簡授山東登萊青道。嘉慶元年。到官。五月。代理山東布

政司事。時康方伯基田塞河豐工。檄公代。至省治事。是冬。與康公商舉計典。以激濁揚清爲己任。薦廉吏崔映辰李如珩等。而密劾其不飭者。二年。擢山東按察使。四年二月。擢江蘇布政使。先是州縣官存留俸薪儀從郵驛經費。自令甲改解司庫。俟奏銷後請支。始則防吏侵挪。久之解有浮費。發有短平。甚至勒抵前官虧帑。佐雜教官不能得俸。其驛傳領于臬司。不絜者。或苛駁案牘。因爲饋餽。郵政廢弛日甚。公陞見時。奏請州縣坐支經費。依舊章。在地丁項下開除。以省解司請領之繁。奉旨補摺。卽荷俞允施行。天下便之。六月到官。八月擢安徽巡撫。公以清名荷知遇。不三年自監司加擢節鉞。益思厲節操。整頓地方積習。先是外臺州縣虧帑代任時。以供帳什物鋪陳作抵。積多至腐敗不可觸手。猶以重值注籍。公檢察通省存貯實數。盡令斥賣償帑負。而徵其不足之數。於前後任事者曰。吾荷主知。不敢避嫌怨也。又言事君當念勿欺。故奏牘質直無華飾。雖以此得過。不悔。時弊政難驟革。而他省復不能盡一行。罷任官有牽連久不得赴補者。始怨公求治太急矣。六年。赴江寧監臨鄉試。歸。奏請以勞疾解任。奉硃批。獎公官聲。及辦理封疆公事。妥協諭令解任後。或回本籍。或卽在江省就近調理。痊愈來京簡用。十二月。受代居皖城。明年三月三日。以疾終于寢舍。春秋七十有二。臨終呼首府縣至寢所。指牀下金示之曰。若視印封。吾幸受重恩。積養廉數千兩。足以歸櫬營葬事。諸君素愛我。勿爲歛賻。又呼其兄屬曰。兄仁弱。勿聽此輩慫恿受賄。違吾言。言訖氣絕。公生平儉約。無姬侍服食之好。自處刻厲。不肯以清名蓋人。性友悌。兄應乾御乾俱先

卒。與兄學乾。不離晨夕。至老共牀褥。教督子孫嚴。不爲具產業。篤念師友。嘗受業牛大令。運震之門。後官山東。召其子爲運震表墓樹碑。親往醊奠。居恒好閱書傳。格言。嘗言生平得力。是敬讓二字。沈靜有先識。故大僚某官山左時。有旨命往濟上視運道。卒不往。公憂之曰。事上如此。何以使下。又見其不救月食。挾優伶出省。爲使車設燕。告人曰。此公不敬天。不敬君。禍至無日矣。屬同僚慎之。其後大僚果以佞貴。要敗去。星衍任臬使。時與公先後受代。與公知契最深。及丁母艱歸。公過金陵。必相視。執手不忍別。親見公行事。略因行述爲撰次。所記憶。以俟錄名臣碑傳者採擇焉。子澤桓。澤精。孫三人。長炳。縣學生。早卒。澤精生。次焯。次煇。俱澤桓生。山東督糧道孫星衍撰狀。

候補部郎山東濟南府知府徐君大榕傳

君諱大榕。字向之。一字揚菴。先世由江陰遷武進。五世祖夔州府通判。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東旭。生龍游縣知縣元璞。曾祖縣學生允容。祖國子監生材。贈兵備道。父瓚。由舉人官四川新繁縣知縣。乾隆三十八年。將軍溫福統兵征金川。失事。瓚守糧餉。拒賊不屈死。贈兵備道。予蔭襲。瓚生君。性開敏。少善爲文。工書。以縣學生應試。屢不售。辱于武弁。遂入都。以辛卯科舉順天鄉試。壬辰科成進士。用主事補戶部浙江司。丁父艱歸。服闋。補官。由戶部員外郎轉郎中。京察一等。授山東萊州府知府。調泰安。尋調濟南府。請改部員。以嘉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卒于里第。得年五十有七。君在戶部。始從故大學士李侍堯。至楚按獄。

李素操切。以君治事得其平。因是知名。君強項不畏權要。管戶部故大學士伯和珅。以好惡進退僚屬。時爭趨附。君爭議侃侃。不爲屈。以唾濺其面。和拭而聽之曰。徐君真率。乃如是。卒不能沒其才。舉京察一等。守萊州府。勸課農桑。興理學校。以儒術飾吏治。士民向化。府所屬平度州民羅有良。毆斃婦弟張子布。畏罪。乃斃其母。以誣子布。君覆訊得實。具獄上大府。大吏惑浮言。反以案不實。奏削君職。將出逆子罪。君素以切直忤僚友。多媒孽。拘苦之。在獄繫縲紲。梏其手至皮脫。君方從獄卒索圍棋。或執筆爲詩。恬熙自若。守者懈。乃削牘具冤狀。付從子走訴刑部。有旨命胡尙書季堂案治其事。質逆子于庭。辭未伏。牽出。忽迅雷大震。逆子反顧。欲一言。因自陳斃母狀。奏釋君。且復原官。欽使去萊郡時。萬人執香火跪送云。爲賢明守。仲冤。衆心共服也。守泰安時。治移屍誣賴案。甲有惡其嗣子者。與妻縊殺之。且殺子婦。移屍誣縣學生某。以盜嗣子妻。致夫婦羞愧自盡。君發棺視屍。得勒斃狀。鞫訊盡伏。出某生于獄。時稱神君。及調首府。尤銳意平反。聲譽大起。外臺廉使鞫囚。率据守令爰書。問名姓而已。謂之過堂。有呼冤堂下。輒付首府按治。或以原問官屬托。掠治囚以附己成獄。或承上官意。故反其事。以罔賄遺。君折獄務得其情。不避嫌怨。不聽囑托。遇不平事。恒稱以官徇之。牧令人人懼。以獄不實。被大府詰。山左風氣。爲之一變。君因自署其堂。曰獨持風裁。以別異于衆。時多忌嫉之者。方君治獄時。脫帽鼓掌。不修威儀。或坐囚于庭。談笑勸誘。以行其鈎距之術。得其辭。下堂拍囚肩。飲食之。故案無匿情。傳其事者。以爲神明。同按獄者。亦斂手無置喙處。

自以爲遠不及也。俸滿入覲。高宗皇帝尙記君治平度州獄。言山東巡撫已易人。可無與爾爲難矣。記名遷擢有日。不悅者乘君未回任。撫他事白大府。以失出降級。君因呈請改京員。例用部郎。旋假歸。逾年。遭母憂。服闋。遂不赴補。君旣自負吏才。盡心民事。不得志于時。乃治田宅。置姬侍。以自慰藉。或溷迹市井。鬪蟋蟀。賭錐刀之利。論說時務。義形于色。江左當道。畏其口舌。輒過存之。君卽面質其短長。于事頗有裒正。及病困。猶語所知曰。今上赫然新吏治。吾及死前。不可不一謁英明天子也。聞者哀之。君素遠觀。常租居鄰屋。期八年。乃起樓堂。疏池疊石。費千金。或以贖屋爲言。君曰。安知八年後。吾尙在耶。與人交。不設城府。合意則從。屠沽游。不合意。雖富貴人亦唾棄之。言人生何容置高下于胷中。其致如此。所爲詩。直抒胸臆。字學虞褚。自以爲一代絕手也。子維馨早卒。次維賢。世襲恩騎尉。仍以縣學生應試。次維幹。贊曰。予官東方。聞徐守大榕之吏才。及武令億之循政甚悉。二君皆以強項。不諧于時。所遭大府。又非不賢者。俱不使盡其才。衆口鑠金。惡直醜正。人言豈不可畏歟。及徐君與予同寓虎邱客館。病甚。欲寫生平事狀。屬予爲傳。未果。因爲撰次。牘略。以示挂劍之意云。

清故文林郎賜同進士出身福建連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王蓺山先生
行狀

先生姓王氏。諱光燮。號蓺山。曾祖之仕。高才不偶。工畫山水及蟹。與惲壽平齊名。祖贈文林郎。諱滋生。父

贈文林郎晉奉政大夫國子監生家梓。母唐太孺人。先生生數歲。父贈公教之嚴。讀書樓中。扃門自小。資通飲食。積寒暑不少暇。九歲能文章。十一歲應童子試。縣令奇先生文。拔前列。十二歲應學政試。日不移晷。走筆成七藝。補學生員。乾隆元年。以五經舉順天試。明年丁巳科。成進士。十年。授廣東博羅縣知縣。始視事。縣中投牒者四百餘人。先生坐庭中。細事卽決遣。當召捕案驗者。屬吏予期。斷不理者。飭罷。自己至申。手批數百紙。皆盡。縣中悅服。兩月後。按治舊牘。一清。久之。調定安縣。博羅耆民數十百人。詣省言民等束髮至今七十餘年。未見有視民事者。如王公者。願假一日留。因日向臺使轅門叩頭請。至流涕。大府先不許。重違民請。予留半載。乃去。之官定安。縣民有犯淫擬辟繫獄者。先生錄囚。至其人。實十餘齡耳。曰。孩也。安有此事。貫之。縣境際海。甫登舟。遇颶風大霧。有物觸舟破。海水沸。舟中人皆泣。先生神氣如平常。俄得一舟。先生呼餘人畢登。乃自登舟。從霧中抵岸。巨濤拍石上。前舟盡裂。在定安二年。道府重先生治行。他邑疑事。輒委讞決。咸當其理。欲白臺省右遷。會坐博羅郵遞稽遲。免官。十五年。起復爲雞澤令。明年。上幸江南。交河知縣尹侃有政聲。偕先生辦差交州。交人德之。爲之語曰。尹也幹。王也善。先生治雞澤。好爲民興水利。通溝澮。每舟出。或經行堤上。徘徊視水道曲折。良久乃去。邑東引澄灌城濠。名文明河。明末湮廢。乾隆九年。詔修畿輔水利。前令自邢堤開渠。通文明故河入濠。道曲水不能達。先生鑿堤。偏引水直西入東關。建青龍閘。時啓閉濬溝。南北七道。建七利閘。溉田三百餘頃。築護城堤。種柳千株。濠中植夫

渠十餘里。花時邑人游泳爲樂。沙河爲雞澤害。圮鄭歷南縱橫二十餘里。每夏水田盡沒。舟行過村落間。東柳柏枝諸墅。歷歷見水中。秋乃涸種麥。號一水一麥鄉。先生舍河畔。召約民浚。畝出夫里均直。二旬而工竣。水患遂息。縣故有義學三舍。先生至。建書院。廡東鳳起山下。每間便服過諸生。行學舍。觀其書籍。及所爲文。爲之疏解疑難。行數年。高者擢甲科。次或補明經。食餼。士風大振。畿南蝗起。先生赴魏縣。出賞格。令民捕蝗。滿格者予錢如數。蝗盡滅。歲嘗旱。先生旦夜禱。盛衣冠坐赤日中。汗涔涔下。左右爭扶持去。不得。趣白太宜人出阻。乃起。走謁東門龍王廟。叩頭籲禱。輒大雨。一縣皆喜。方禱時。首觸坐石碑上。血流漬碑。積久不滅。邑人異之。旋攝廣平縣。數月還。時擬擢大興縣。有阻者乃止。調邯鄲令。縣中間先生遷。旦明。先生出閣門。民老小遮道泣留。掖持輿幾敗。先生遣吏諭散。因共叩頭進卮酒。輒少飲。慰士民意。日中乃得出城。就道。後雞澤人列上先生于名宦云。先生居官久。大指與民興利除害。力之所能至。務推行之。以此得吏民心。先是都兵嘗出臨洛關。雞澤僦送車五十兩。故事。先期吏選民馬牧。城中吏緣爲姦。或詐增車直。先生乃按鄉亭。定出車數。書其直。令民自擇馬。至期乃會。吏毫釐無敢侵犯。邯鄲厩騎詣邊。假縣中馬。郵亭役使民。自具芻牧。五日代徵馬。遍邯鄲中。先生具爲區處。取貸富人馬。至十假一。畜官舍園中。繇滿還其主。仆者輒予直。又夜隸從數馬更繇。宿南關市。逆旅數十家。更次供億。隸或羣飲叫號。卽有不遂。輒怒罵毀器物。先生以私秩置民舍數間。官給用度什物。隸出不敢舍市中。自此安焉。河東鹽池壞。西商

梁借鹽引長蘆。由漳運十二萬。潞河運八萬。過郡縣爲扶持。謝各數十百金。先生卻之。左右或以爲言。先生曰。人各有分。卽非分得。子孫弗能享。久且爲禍。吾輩人前談言。若可斬金鐵。見利則柔其節。如唾涕。豈可復面目對天下邪。遂不受。後事覺。河北諸郡受者。皆被議。制府按商簿。無先生名。以此歎服。後以會讞事牽連免官。家居久之。復起署江西安遠縣。改署廣豐。初安遠孤女謝英珠。許嫁何氏。後母求貲不遂。擊逐行娶者。會歲除祭。英珠拜父前。啼泣。母怒。率其子擊辱英珠。發篋中。盡奪衣服。遺囑書契。英珠走匿族家。母白縣傳英珠罪。先生會族家。皆言狀。因召何至。趣成昏禮。廷中何卽日御其妻歸。縣中男婦踴觀。皆歎息。廣豐徐氏兄弟爲仇。抵先生雪其罪。爲復諸生服。旋授宜黃縣。先生治以惻業爲行。不忍任刑法。收賦租。民有負者。輒假其期。會上課時。或不足計簿。至典裘服。適其數。以緩民追捕。聞民俗多溺女。出教嚴諭。廣育嬰舍。收恤之。禁民私鑄。捕首惡。按其不法。餘皆憎服。歲饑。舉平糶法。市賈不得騰湧。臨川饑。民突入官舍中。先生奉檄至郡。按其事。與臨川令共論囚庭中。某令欲窮竟其罪。株連多。先生唯唯不更一言。自日中會論。夜中未決。令勸起去。先生令民更前。略問狀。卽論杖笞有差。立具讞稿。俄頃。令還復詢。先生曰。休矣。論且定。吾今報府。因示之狀。令愕然起。卽夜報府。免數十人。邑民牛兒少時盜人物。後爲贅婿。婦勸夫耕田學醫法。十餘年。牛舅犯賊。掠死南豐獄。往候。執牛連坐。擬配送宜黃。先生歷覓所考。無賊處。自言久爲婦諫止。先生曰。牛前犯賊。不足惜。豈可令賢女子失所。隨配軍邪。令更捕賊。果廉得。乃釋牛。縣故

山疆民爭山及墳壟。或趣守山上下。砲石投人。吏不敢收捕。匯集益多。會大府行部。先生言官山無糧。民各趨利便。無券約。豪有勢者。卽益兼并。願一切令民認懇升科。以息爭訟。大府善之。令下通行。部中斷獄大減。江右至今稱便。奉檄守鄱陽三月。還以母年至高。乞養歸。四十年。免喪。起官。簡往閩省。海洋羣輩爲盜。劫商舟。乘以行劫。又掠販者五人。販者盡納贖。免死。賊驅五人過前商舟。登販舟去。商報縣。五人適歸。行捕識舟。執販榜擊無完者。強服。先生鞠商及販者。時日不符。販言某某日至某所。販宿某某家。因召販主及所嘗宿者證之。寃竟白。閩每讞盜賊數百。多所平反。閩中稱平。行署莆田事二十餘日。嘗釋官舍前無罪繫者三十餘人。先生前後所輒直人。輕枉罪。皆此類也。四十二年。署將樂。旋授連江。聞前令虧帑。因移病不任事。曰。吾代人受過。爲上官挾制。何能復自爲政邪。先生素善子平術。常言吾行年六十九。恐不利。每歎曰。仲翁知止。薛公縣車。吾雖百不及二子。又可默墨長違首邱之義。遂辭疾。循粵東歸。先生恬於勢利。不肯爲容悅。邀當世名。每計典多有稱薦。輒罷。同列及故屬吏。或治下生。多有至大官者。而先生前後爲令三十餘年。終不得徙官。凡任粵閩各三。直隸再。歷江西者四。三與同考。所至縣。去官後。久之猶見思。生平爲人樸介而真。衣服不少飾。行道中。輒爲鄉里所指笑。與人交。忘形骸。不立崖岸。每讌集時。脫帽露頂。雖當道顯者。未嘗少拘禮。然恭讓下士。每貧士敝服造謁。迎致密坐。語移日。左右侍者皆疲。急人難出。肝胆周旋。曲周幕某病辭去。依先生於雞澤。屬死事。尋卒。先生爲大小斂以禮。使護其喪歸。其緩急可

侍類此。以四十四年二月二日卒于家寢。春秋六十有九。娶白氏宜人。側室黃張陳氏。子育琮。己酉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寶雲。次育璣。俱國子監生。次育琪。早卒。次育瑞。次育瑄。女五人。長適甲午舉人蔣純裕。次適乙酉舉人廣東番禺知縣許成志。次適分發廣東候補縣丞吳兆晉。次卽適星衍。次適府庠生劉植之。孫男成錦。成鎰。成鉞。成鑑。成鈞。成鏞。孫女二人。星衍辱在甥館。故得書聞見之實。以請於當代立言之君子採擇焉。謹狀。此文爲先生子育琮作。托名星衍。既已行世。文甚古雅。因刪改存之。

清故承德郎陝西漢陰通判署乾州知州葉刺史墓誌銘

予與葉文學枚。同僑居金陵。君弟槐以死事陝西。賜贈蔭。屬予爲傳。時負米往還江浙。未有以應。久之。君父刺史又卒官。復持家狀乞志墓。雖不文。不可辭。按狀。君姓葉。名文麟。字聖植。號星槎。先世祖某。隨宋南渡。居浙東若邪邨。遂爲會稽人。父某移家錢塘。生三子。君最長。少穎異。善讀書。工楷法。入都以兵部則例館議敘。選授江蘇呂城司巡檢。會巡撫陳文恭公宏謨過境。有夫役凌人於途。君縛而杖之。巡撫目爲強項吏。旋以獲盜十七案。申部記功。丁母艱。歸浙江。乾隆□□年。高宗純皇帝南巡。督撫奏留君檄濬三江口水利。相度地勢。凡不便民者。悉請大府改道。服闋。由嘉定南翔司巡檢。調淮安稅大使。卓異加一級。淮安城外市河久淤。君創議。請依五里津帖之例挑濬。不動帑而工速成。民田資其灌溉。會河漫入淮。君悉心賑給。嚴懲竊盜。民以安業。以父年八十有八。捐擢府通判。博捧檄之喜。旋丁父艱。歸葬浙中。服闋。分發

安徽奏留江南署江寧北捕通判。修治行宮及諸名勝。獨以節省浮糜稱。予加級。是年題署淮安通判。議濬城河。建滾水壩。開文渠溝。修橋梁道路。安東縣以民便河爲壑。大河旣淤。縣卽受水。君以疏濬請於守。出良田億萬餘畝。鹽艘往來尤便之。桃源縣知縣以徵稽料涉訟。君攝縣平其事。總督莅淮。饑民索食甚衆。勢洶洶。以君得民心。檄攝山陽縣。議調濟。君請郡守升堂曉諭之。衆乃安帖。因議賑粥。出貲五百兩。與邑人立條約收放。民皆樂輸。復以其有餘散錢米。全活甚衆。補徐州府通判。署江寧南捕通判。復辦巡幸工程。賜大緞荷包。旋署江寧府江防同知。調攝通州直隸州知州。沿海有放火搶劫積案。沙地千餘人。訟莫決。君廉得起釁始末。罪其土豪之爭地者。案遂結。州治十月不雨。前官未報災。倉儲復不足。君曰。吾先宰山陽亦如是。因謀之衆。衆知君公廉。相率出錢賑粥。君請運穀萬斛。由海道購薪葦數百艘。令分路開倉。日賑人二萬餘。最後發倉平糶。三月民旣旣。時又患疫。傳染殆遍。君爲文牒神。驅除瘟疫之厲。病者多愈。期年受代。攀轅泣送者百五六十里。時巡撫某與君不相得。因移前數任公過。劾君降級。君回浙省墓。置祭田。令昆弟守之。構別墅於金陵寓其孥。蒔花種竹。翛然自得。會大學士總督孫文靖公士毅訪公。罣誤事不實。遂入告。起官。降選陝西布政司經歷。權孝義川撫民同知。孝義川在終南要隘之處。設官未久。流民爭據曠土開墾。禾熟時輒相侵奪。君勘定界址。議六年已內勿更佃。勿加租。限滿聽田主自便。申上大府。並飭五狼廳鎮安縣一帶仿行之。衆感德。造生祠。君爲改祀先賢之有功德者。六十年。川匪擾及關

中君嚴立保甲團練鄉勇。隨提帥勦賊於興安。雪夜襲破賊營。事聞。蒙御筆記注。今上紀元之明年。補授興安府通判。兼攝孝義川同知事。賊據鎮安縣光頭山。君往斷其糧道。賊惶遽夜遁。二年。賊復擾至孝義。時官兵甚少。環山無城。君設樓櫓拒之。會仲子槐以縣丞効力軍營。自大營帶兵入援。夾擊破賊。事聞。得旨嘉獎。其後二年。槐以奉檄赴洋縣防堵。遇賊力戰。死事。君兩攝富平縣。值軍書旁午。馬上治公牘。盡瘁民事。創南湖書院。延名師課士。捐置膏火。士多獲雋。民有女爲妖所誘。爲牒城隍神。病以愈。因聽民作新廟。君以餘力修補破敗。休息教化。一時望君如歲焉。臨潼旱災。民苦差徭罷市。值官兵過境。大吏惶急。以君往蒞事。下車卽獲澍雨。爲革除糜費。撫輯回民。邑人按堵。尋署乾州直隸州知州。臨潼士民詣方伯乞留。乾州人爭曰。柰何奪我公。其得民如此。州驛馬不足。常貸之民間。君自捐良馬補之。歲需芻豆。購以時價。民不苦擾。以勦賊時墜馬傷。疾作。卒於嘉慶七年四月戊午。春秋七十有五。君篤於親故。以餘祿周恤貧急。或爲婚葬。教督其子弟。持家有善政。好撰集格言以勸世。妻鄭宜人。先君十三卒。事舅姑至孝。方淮安城爲巨浸時。宜人居高樓。樓下水激牆崩。民或具舟載宜人。宜人計一身渡。無復以舟濟鄰人者。乃命舟具載鄰人畢。始登舟。雖倉卒不忘仁恕如此。以某月某日。合葬某厚。子三人。長枚。欽天監肄業國子生。次槐。縣丞。贈雲騎尉世職。入祀昭忠祠。次梅。候選知縣。女子子四人。孫三人。長養福。襲雲騎尉。次養祿。養壽。銘曰。

君善書。臨鍾王君作吏。模襲黃。理溝洫。發困倉。德綏黎。威伏羌。瘵厥躬。蘇民殃。妻臨難。爲貞姜。子執戈。成國殤。宦未達。民之望。死不朽。葬者藏。銘樂石。同旂常。

孔子題吳季子墓字考

孔子題吳季子墓字。見於唐大歷十四年蕭定刻石。稱開元中。元宗勅殷仲容摸搨之。本文云。於虜。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又見汝閣絳帖。字蹟縮小。文亦不同。然皆在此刻之後。余考春秋時。孔子未嘗至吳。而至齊觀贏博之葬。細釋慧字。亦當爲葬字。恐是孔子題季札子墓文。後人摹而刻諸吳地者也。藝文類聚載宋范泰吳季子札贊云。贏博遠死。解劍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名。是言孔子戾止在贏博。作名者。銘字古。不从金。此稱孔子題字之始。則晉宋人已盛傳之。碑文慧字。汗簡引作慧。音墓。云孔子題季子墓文。郭忠恕所見。亦是唐摹本。已與蕭定石刻不同。蓋緣碑本漫漶。傳摹者不能無舛耳。予按慧字。實當爲慧。从古文死在井間。下省一少。汗簡以厶爲石經死字。而葬作慧。知厶卽尸之誤。人卽尸下人也。則孔子所題。應是觀葬贏博時。書此文以歎美之。其爲先聖手蹟。非妄傳也。考泰安府萊蕪縣西北三十里。有季札子墓。卽水經汶水注所引從征記云。贏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冢前有石銘二所。漢末奉高令所立者。今亦不可訪求矣。又考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二。引史記秦伯世家注云。季子冢在旣陽西。孔子過之。題曰。延陵季子之墓。今史記注引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陽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無寰宇記所引孔子

過之題墓之語。豈李昉增其文。與後人引唐張說謝碑額表云。孔冢吳札之墳。以證題字。又在范泰之後。今蕭定刻石。在丹徒之九里鎮季子廟前。又非暨陽。暨陽爲今江陰之申港。有季子墓。反無唐人真刻。可知此刻轉展流傳。自齊至吳。誤葬爲墓。以題季札子墓爲題札墓。蒙昧至數千年。無人能發其覆。或羸博間題石復出。始證吾言之不誣耳。明趙頡石墨鐫華。以范泰贊屬之陶潛。蓋因蘇文類聚與陶潛贊相連。致誤。陶集無此文。明人之不精核類此。

贈薛公冉子仲子墓碑

冠縣北二十里。有冉子仲弓墓。墓前有祠。其傳創自宋元。自明景泰天順以來。歷世修葺。碑碣具存。其墓之在縣。載於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甚著。後世忽指曹縣之冉堦當之。冉堦實穰侯魏冉之墓。見於水經注。何得以僞亂真。使者奉命。參藩山左。下車之始。卽以崇禮先賢。振厲風俗。爲轄軒應問之事。飭校官訪考冠縣冉子祠墓。倡始捐修。卽據冠縣田平約士民等。以出貲修理完畢。申報前來。使者嘉其急公。免其徭役。用以勸善。考冉子仲弓爲魯人。不載於史記。而見於鄭康成論語注。其家語所稱少孔子二十九歲。旣是王肅僞書。亦不足據。王充論衡自紀篇云。絲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則以仲弓爲伯牛之子。漢人及見古書。或有所本。未敢定之。孔子四科。列仲弓爲德行。問仁問政。則告以邦家無怨。赦過舉賢。僅僅爲季氏宰。欲使南面臨民。孔叢載仲弓兩問。惟刑教折獄爲兢兢。是仲

弓固以德行兼通政事者。鄭康成序論語。以爲仲弓與子游子夏等撰定。是又兼言語文學之長。四科幾一人兼之。古有族葬之法。今伯牛葬在東平。冉子有葬在鄆城。仲弓以魯人葬在晉冠氏。未詳其故。唐開元贈薛侯。至宋祥符贈下邳公。咸淳又贈薛公。儒家尙文。反葬封墓之事。三代有之。而明奸臣張璠。逞其私議。削其禮秩。今象飾端冕猶存。不予聰之矯誣改制也。國朝爲冉子建立博士。而春秋祀在曹縣。得毋爲明一統志歧說所誤乎。後有智者。其鑒於斯。銘曰。

德行之選。列於聖門。寒門非賤。人爵非尊。用同且角。使可南面。弓旌不及。規模自見。手著論語。獨綜微言。游夏避席。求孺隨肩。古有族葬。東平非近。冠氏有冢。云胡適晉。採樵旣禁。崇祠在茲。祀典有舉。神無不之。嘉慶十年五月刻石。

釋方

有信地圓之法云。凡物形皆圓。人身體皆圓。無所謂方者。卽云足方象地。及草木中間有方質者。如益母方竹之類。形亦未嘗不圓。是地圓之說。可以驗人物而信之也。余曰。不然。在天成象。若北斗衡三星象規。魁四星象矩。斗爲帝車。故後人法衡以制輪。法魁以制軫。此象之著於天者也。易言直方。又言其動方。書言海隅。禮以方邱祀地。海外經言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及東南陬。以西云云。隅陬皆方也。淮南天文訓言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

維西北爲蹠通之維。繩在四隅則爲方。四鈎四維亦爲方。此方之見於書傳者也。其在人也。齒圓而牙方。其顯然也。足下不方不能立。並而成方。陰數歧象有餘。以九數加十二。明堂之基法之。且不讀禮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乎。周則爲圓。如人之臂節。股外脾手足指節也。折則爲方。如人之坐。屈體屈手足。及指皆折成方也。今徒見其屈體屈手足之外。而不察其內。是知周旋而不知折旋也。又不讀周髀家言乎。周髀者。髀股外也。故旋則爲圓。圓象也。勾股者。股內也。勾則爲折。方象也。大戴禮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道爲行道。周旋中規。卽天道曰圓。折旋中矩。卽地道曰方也。故日道行於天則圓。晷影經於地則直。直則方。歲星與太歲亦同矣。文子曰。大圓不中規。大方不中矩。方亦不必有四角。故曾子又有四角不掩之言。周髀云。地如覆槃。古禮器簠方。簠圓。簠形亦橢方。而四角不出。此其遺象矣。夫方而模稜。君子惡之。故聖人有不觚之歎。自地圓之說行。則重圓而毀方。自歲差之說行。指分秒以求天地之差忒。則小過足以累賢才。吾懼世道人心之去古日遠也。孔子云。舉一隅。書傳足以釋方者多。不備錄云。

夏正加時考

夏正用寅。不獨年月加時當起於寅。六月亦用甲寅爲始。尙書大傳曰。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故禮記大傳改正朔。孔氏正義云。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據此是周之夜半爲子時。殷之雞一鳴爲丑時。夏之平旦則寅時矣。史記歷書云。歷正作於孟春。卒於

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張守節正義云。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言異歲也。又云。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辰盡丑。又至明朝寅。如張所言。是分日以丑寅。不以亥子之證。又徵之范甯注。莊十八年日夜食傳。以爲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屬前月之晦云云。日始出而虧傷未復。古以夜食爲前月之晦日。是旦明爲月朔。又徵之隋薛道衡歲窮應教詩曰。故年隨夜盡。初春逐曉生。又唐太宗守歲詩曰。冬盡今宵促。筵開明日長。是隋唐已來。俱以加寅爲一日之始。未有起於子者。既用夏正。則用其平旦爲朔也。唐書歷志云。李淳風上言。古歷分起於子。蓋爲漢時冬至言之。卽秦初元。年夜半朔旦冬至之說也。其時改歷建亥爲建子。故以子爲朔旦。唐會要引李淳風言。又作古歷分不起於子。未知何以互異。今世人以夏時年月建寅。推測人命。而加時則起於子。將以昨日干支。誤入今日者。且有以去年入新年者。宜多舛錯不驗矣。知六甲亦用甲寅者。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天一凡十二紀。千五百二十歲方終。日月星辰復始。此據開元占經補脫字。此蓋甲寅元歷法。命歷序所云。顓頊設元。歲在甲寅是也。宋書律歷志祖沖之引。洪範傳亦云。歷紀始於顓頊。上元大始。闕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乙巳。然則漢秦初元年太歲在丙子。冬至既交。則爲丁丑。其七曜會聚。得本星度。如顓頊甲寅年之元耳。司馬貞注史記歷術甲子篇。不明此義。乃據此以爲甲寅歲。不知其文追敘顓頊上元之歲也。歷元至四千六百十七年。

日月皆無餘分。然此一元中亦自有元。據淮南則七十六歲爲一元。一千五百二十歲又爲一元。不必至四千六百餘年也。列代史家推元亦多有七曜會聚之時。然則今人推唐堯時中星差度已歷後世無餘分之元。不知凡幾。歲差之說不可信明矣。

公羊以春王爲文王解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注及疏說公羊之義皆不了。使後人轉疑爲迂怪。考魯隱公元年與文王改元之歲同在己未。故稱文王以紀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惠公四十二年甲寅則四十六年當是戊午。魯隱公元年則己未也。詩文王疏引尚書運期援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疏又云以歷校之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改元則元年歲在己未。又案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又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雜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徧校諸書則無五字也。尋孔氏此疏證之史記年表知年表最上格所記甲子起於共和庚申。卽是三統術或以爲徐廣所增。未必然也。隱公元年適得周王受命改元之歲。故因以爲作春秋之始。論語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卽謂春秋也。若以尊周室何以不托始於平王。明正統何以不托始於武王。蓋稱魯隱之元年非王號不足以尊周。稱平王之元不起

隱元。不足以發端。魯史因舉周魯適符之歲。以紀年托始耳。注言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者。何氏深明緯候。豈不知魯隱之元。與文王同歲。所稱新王。亦卽謂文王受命。徐彥未能釋其意與。

周公不誅管蔡論

書序者。孔子所作也。吾讀書序。而知周公之不忍自誅管蔡也。書序之言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云三監者。卽管蔡流言而畔也。云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云成王殺武庚。尙書大傳云。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是祿父之殺。周公輔成王爲之。故言周公黜殷。其時並無誅管蔡之文也。書序次言唐叔得禾。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明周公已在東土。殺武庚而辟管叔之流言也。不殺武庚則國危。不辟居東土。則無以明志。祿父既死。或管蔡因周公去而流言止。不至畔君危身。則保全者大。故墨子云。周公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越絕云。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論衡云。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此皆本之先秦書傳。故不謀同詞。有周公出辟之說。季札見歌豳。以爲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季子讀豳詩。而知其樂。是其詩必不作于兵所明也。故金縢之文云。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史記魯世家釋其文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明祿父死。周公方可以去。魯世家亦有成王用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之文。鄭氏釋詩。公孫願膚爲遜辟。是周公有辟居之事。審也。若周本紀述歸禾。言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兵所二字。書序

所無史增其詞。或方伯述職，亦得有兵。如越絕所稱巡狩於邊乎。書序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在周公既得命禾作嘉禾之下，明伐管蔡者成王，非周公之志也。是時周公在東土。周本紀言周公受禾東土，旅天子之命，故金縢之文，言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也。罪人謂管蔡。鷓鴣之詩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以爲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東山之詩云：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云徂東山，明辟去而非從征也。又言我東曰歸，我心西悲。毛傳以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明周公在外，聞管蔡死而悲之。王雖得罪人，公則痛骨肉之罹禍也。周頌序言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曲禮：天子在喪曰予小子。成王除喪，仍同喪稱。且有嬖嬖在疚之言。明周公此時辟居未反也。或曰：破斧之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詩序以爲惡四國，此則周公征伐四國矣。按書序言成王伐淮夷，遂踐奄，次在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之後，是周公歸朝反政後數年之事。大傳記流言不利孺子，起于管叔，而奄君導祿父及三監反，是祿父之畔。奄君導之，周公始誅祿父，不誅管蔡者，不忍殘其骨肉也。成王繼伐管蔡，不及奄君者，不欲株連黨與也。久之必奄君不自安而畔，周公又從王東征，遂有破斧缺斨之作。後人以東征爲居東，征淮夷爲征管蔡，故有異說耳。今金縢秋大熟未穫已下，蓋亳姑逸文，其後脫簡，合于金縢，以其文有以啓金縢之書而誤也。魯世家載此文于周公既卒葬畢之後。成王因雷風，乃有改葬賜郊之禮。後漢書張奐傳注引尙書大傳云：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

雷電以風。禾卽盡假。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按之書序。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正謂此事矣。故秦蒙恬及漢儒爲今文之學者。俱以反風之應。爲在周公死後。不一而足也。伏生所藏之書。出于屋壁者。僅廿九篇。魯壁古文後出。又無師說。秦隸既行之後。漢人已不能盡識其文。賴孔安國以今文讀其大半。夏侯歐陽親受學于伏生。以所聞百篇之說。載在尙書大傳。又爲宋人毀棄。無全文。是以前代說金縢異義最多。譙周亦云。失其本末。余則以爲周公不誅管蔡。見于經文。歷有徵驗。惜後人不暇比事而稽之。天倫至重。象之殺舜。舜見象忸怩。則實喜而誠信之。封之有庠。豈周公旣殺祿父。以安國家。而必欲報管蔡流言之怨。上媿虞舜。下慙夷齊。不損聖人之盛德乎。自有周公誅管蔡之文。爲自殘骨肉者之所藉口。後世令主。甚至有元武門射兄殺弟之事。故世道人心之患。由于史學之不明。經義之不貫。考古者可不慎言歟。

踐奄異說

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次於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之後。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于此。未聞。幽譜正義引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今輯尙書大傳者。以爲本文。疑書傳所云。與史記不合。史記周本紀載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之後。封衛康叔。及受禾東土。次作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

梓材下云。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下及成王在豐。周公卜洛之事云。作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始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漢書律歷志亦云。周公攝政五年。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蒸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据二書之文。則周公營成周。在七年致政之後。與詩疏引書傳。攝政五年。營成周者。殊異。史記東伐淮夷。殘奄。在召公爲保。周公爲師之下。明書序次。踐奄于君奭之後。並非錯簡。蓋奄君導祿父以畔。周公止誅祿父。及居東後。成王又誅管蔡。俱未問罪于奄。奄君數年之後。不自安而畔。周成王乃往伐之。鄭氏疑書序編篇之誤。蓋未考之史記矣。鄭氏注金縢云。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是以作誥爲在反政之前。與古義俱不合。史公所用多今文。尙書兼采孔安國古文說。孔氏古文說。又與賈逵古文家言不同。是可信也。周公奔楚。未知何時。周頌雖疏云。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周公避流言而出。鄭氏注金縢。以爲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豳風疏亦云。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致疑。應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此言似得之。周公辟居後。作詩七月。東山。成王有歸禾之事。不應在武王喪期以內。是攝政後二年而辟居。踰三年而後反。又二年而致政成王。故東山詩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踐奄雖無年數可考。其在七

年反政之後。見于傳記甚明。不得因居攝三年踐奄之說。以爲書序有錯間也。



廿八年三月十九日
該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稿文館津平

冊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孫星衍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七九一



3
4
2526